

從《集韻》的改良反切看《集韻》音系的特點

張渭毅

北京大學中文系 神戶大學文學部

一、《集韻》改良反切的體例、類型及其他

1. 《集韻》改良反切的體例及其來歷

《集韻》是音韻學史一部述而有作、規模最大的韻書。《集韻》在《廣韻》的基礎上增訂而成，《廣韻》音系是六世紀以來文人尊崇和沿用的標準音，《集韻》的六位編者都是宋仁宗朝官高位重的碩儒和小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為了加強《集韻》在科舉中的權威性，必然要注重對《廣韻》音系的繼承，繼承就意味著存古，《集韻》沿襲了《廣韻》的音韻辨類系統，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因此，研究《集韻》，要以《廣韻》音系為參照框架，脫離《廣韻》，既不符合歷史事實，又不科學。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廣韻》成書僅僅過了二十六年，即北宋景祐元年（1034），北宋朝廷就下詔另外組織一班人馬修纂《集韻》，定有其必然的原因。¹除了科舉的需要、學術背景的制約、文風的轉變、《廣韻》編纂旨趣的不合時宜以及內容上的缺陷等不容忽視的因素外，北宋時期實際語音發生了很大變化，切韻學比前代有了更大的發展，文人的審音水準明顯提高，《廣韻》已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等等，更是成書的內在原因。《集韻》為了適應實際語音的變化，在維繫《廣韻》音系、廣泛收錄前代舊音、側重于存古的同時，還有所變化和創新，適當調整了音系結構，吸收了一些時音，體現了自身的特點。《集韻》大量的改良反切，為透視和考察《集韻》音系的特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據統計，《廣韻》有 3875 個小韻、3873 個反切，《集韻》有 4474 個反切，比《廣韻》增加了 601 個反切，增加的反切相當於《廣韻》反切總數的 15.5%，這些反切，大多數有特定的來源，根據現存的有關文獻，有不少可以找其到文獻來源。²《集韻》根據《廣韻》音系標準和時音標準把這些反切歸入《廣韻》相應的小韻音節中，《廣韻》所沒有的音節，就在反切下字所屬的韻中增加新的小韻音節。³除了處置這些增加的小韻音節外，《集韻》還根據時音標準刪改、合併和轉移《廣韻》的小韻。⁴

《集韻》增、併、改小韻的工作都是針對反切下字的類別。對於反切上字來說，《集韻》進行了成系統、大規模的改動，主要有兩項內容：一是適應時音的變化，改變反切上字的聲母類別，也就改變了反切的讀音，包括改《廣韻》的類隔切為音和切和改變一些非類隔切的反切上字的讀音；二是改進反切的拼讀方法，而不改變反切的讀音，通過改動反切上字，力求反切上字跟反切下字在聲調、開合、洪細和發音部位等方面一致，達到拼切和諧的目的。

¹ 參看平田昌司（1996），魯國堯（1996）。

² 參看邱榮錫（1974）。

³ 參看拙作（1996，1998a）。

⁴ 參看邱榮錫（1974），邵榮芬（1997）和拙作（1998a，2001b）。

後一項內容白滌洲先生稱作改良反切，是很有道理的。⁵但是，考慮到《集韻》在改類隔切為音和切、或者改變非類隔切反切上字讀音的同時，又在改進這些反切的拼讀方法，而且《集韻》改動反切上字大多數屬於後者，為了便於敘述，我們把以上兩項內容都稱為改良反切。

《集韻韻例》明確提到改唇音類隔切為唇音音和切的體例：“凡字之翻切，舊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謂之類隔，今皆用本字。”儘管《集韻韻例》沒有提到改良反切的其他體例，但是書中大量的、有規律的改良反切，使我們相信，《集韻》的改良反切是有體例可遵循的。這些體例雖然沒有寫在卷首《韻例》裏，我們卻可以從大量的改良反切中歸納出來。

拙文《賈昌朝〈群經音辨〉改良反切的嘗試及其對〈集韻〉的影響》發現，《集韻韻例》的這條改良反切的體例，是建立在《集韻》的編者之一賈昌朝的《群經音辨》改良反切實例的基礎上的，賈昌朝很可能是這個條例的制定人。賈氏在《群經音辨》中改良反切的小面積嘗試，為日後《集韻》、《禮部韻略》大規模、成系統地改良反切起到了示範作用。《集韻》借鑒了《群經音辨》改良反切的方法並作了進一步改善，主要有三條：

第一，改類隔切為音和切，除改動反切上字外，還考慮了反切上下字的聲調、等、呼的和諧因素；

第二，在使反切上下字拼切的和諧方面，除考慮調、等、呼因素外，還做到反切上下字發音部位一致；

第三，《集韻》在酌選前人的音和切、和諧反切和前人反切用字方面，不限於《經典釋文》的首音反切、大徐音和《廣韻》反切，擴大了音和切與和諧反切的來源。在直接改動反切用字方面，盡可能使反切用字固定化，反切上字與反切下字的拼合規則化，並考慮時音對反切上下字拼切的影響。

總之，賈昌朝的《群經音辨》，使我們認識到《集韻》的改良反切體例有其確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背景。作為《集韻》的撰稿人，賈昌朝稱得上是改良反切實踐的先行者。

（請看參考論文一）

《集韻》改良反切，同時又按照聲母的類別和發音部位有規律的排列和集結小韻，⁶就使得《集韻》成為音韻學史上第一部等韻化的韻書。⁷

《集韻》改良反切，既有音理上的依據，也有反映時音變化的企圖，是一項大膽的嘗試。從前的不少學者多側重於從等韻學音理的角度談這項舉措在音韻學史上的意義，其實，也應該從體現實際語音變化的角度揭示它在音韻史上的作用。根據我們的統計，《集韻》改動《廣韻》反切上字的反切有 2287 個，占《廣韻》反切總數的 59%。這些經改動的反切的上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實際語音變化的資訊？哪些是存古的資訊？它們的性質和所處的語音背景如何？是探討《集韻》音系特點的一個重要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集韻》比《廣韻》增加了 599 個小韻、601 個反切，這些增加的小韻反切大致可以分為甲乙丙三類（不包括給《廣韻》2 個直音小韻補造的反切）：

甲類小韻跟《廣韻》已有的小韻反切的音韻地位相同，形成重出小韻；

乙類小韻《廣韻》沒有，但可以填補《廣韻》聲韻調配合的空檔，為《廣韻》音節結構所容納；

丙類小韻《廣韻》沒有，溢出《廣韻》音節結構之外，沒有相應的聲韻調配合的空檔可供填充。

這三類小韻反切大多數來自前代經籍舊音，有不少可以從現存的文獻中找到反切來源。《集韻》收錄這些小韻反切，一般不改動反切上字，主要是為了保存反切的來源，這樣就出

⁵ 參看白滌洲（1931）。

⁶ 參看林英津（1985）。

⁷ 魯國堯（1994：92—94）發現，“等韻”二字連用，不見於宋代典籍，至明清方見。宋代等韻學應該稱切韻學，等韻圖應該稱切韻圖。本文暫且從眾說，文中指稱宋代“切韻”的地方表述為“等韻”。⁷ 參看林英津（1985）。

⁷ 魯國堯（1994：92—94）發現，“等韻”二字連用，不見於宋代典籍，至明清方見。宋代等韻學應該稱切韻學，等韻圖應該稱切韻圖。本文暫且從眾說，文中指稱宋代“切韻”的地方表述為“等韻”。

現了一些《廣韻》所沒有的類隔切和不符合《廣韻》聲韻結合規律的反切，也出現了少數反映實際語音的反切。對於這三類反切的性質，我們另有專文討論，不列入本文的考察範圍。本文透視《集韻》的音系特點所依據的改良反切，限於《集韻》改動《廣韻》反切上字的反切，計 2287 個，據此考察《集韻》在聲母、開合、洪細、介音系統和聲調諸方面的特點。

2. 《集韻》的改良反切分佈不均的原因試解

《集韻》改良的反切，可以分作五個類型，在各卷的分佈情況，請看表一：

表一 《集韻》改良反切情況總表

卷名 改良反切類型	平聲卷	上聲卷	去聲卷	入聲卷	各類改良反切 總數
I 上字聲調跟被 切字相同的反切	661	518	27	288	1494
II 上字開合跟被 切字相同的反切	256	197	222	150	825
III 上字等第跟被 切字相同的反切	187	122	142	95	546
IV 改類隔為音和 的反切	46	34	17	15	112
V 改變非類隔切 上字讀音的反切	3	11	7	8	29
四卷絕對總數	1153	882	415	556	3006

表中每類改良的反切單獨統計。《集韻》改良反切，從各卷改良反切的絕對數目(即表中平上去入各卷五類改良反切的數目之和)來看，平聲卷最多，上聲卷較多，入聲卷次之，去聲卷最少。改良反切的徹底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平聲卷>上聲卷>入聲卷>去聲卷。這種不均衡局面，可以說明兩點：

第一，《集韻》由宋祁、鄭戩向宋仁宗“建言”，賈昌朝和王洙“同加修定”，丁度和李淑“為之典領”，丁度總纂其成，⁸是集體創作的結晶。對於改良反切體例，六位作者的看法也許不統一，認識水準有深有淺，具體操作時不能都自始至終的、較徹底的加以貫徹和履行。拙文(1998b)和(2001a)指出，《集韻》作者之一賈昌朝是改良反切實踐的先行者，《集韻》改良反切體例的制定人很可能是賈昌朝。對於賈昌朝參與制定的改良反切體例的意圖，其他五位作者未必都能徹底領會和完全接受。從本節下文改良反切的再分類可以看出，《集韻》改良反切，改動反切上字的聲調、開合和等第並不是齊頭並進的，而是有所側重，所占改良反切的比重由大到小依次為聲調>開合>等第。

第二，《集韻》是六位作者按卷分工，並且分韻次分頭編纂的。

先說內證。以入聲卷為例，大致上說來，《集韻》入聲卷前半卷和後半卷改動反切上字聲調的情況有所不同，第十八藥韻以下(包括藥韻)的 17 個入聲韻，反切上字絕大多數改用入聲字，很少改用平聲字，極少改用上聲字和去聲字；而第十七薛韻以上(包括薛韻)的 17 個入聲韻，反切上字較多改用平聲字和入聲字，很少改用上聲字和去聲字；改用平聲字的反切數目跟改用入聲字的反切數目之比為 71:75，基本持平。請看表二：

⁸ 參看《集韻》卷首《韻例》和宋以來歷代書目對《集韻》的署名。

表二

改上字聲調 入聲韻次	改用平聲字作 上字的反切	改用上聲字作 上字的反切	改用去聲字作 上字的反切	改用入聲字作 上字的反切	改上字聲調的 反切總數
屋至薛 17 韻	71	12	7	75	165
藥至乏 17 韻	16	3	2	213	234

入聲後半卷反切上字改為入聲字的改良反切多達 213 個，占入聲後半卷改動上字聲調的反切總數的 91%。入聲前半卷反切上字改為入聲字的改良反切有 75 個，僅占入聲前半卷改動上字聲調的反切總數的 45.5%。入聲卷改良的反切集中在後半卷，前半卷和後半卷分工明確，極有可能不是同一位作者所作。

入聲前半卷和後半卷改動反切上字的聲調雖然分別呈現出相同的趨勢，然而各自內部又並非整齊劃一的，個別韻改動反切上字聲調的情形跟其他大多數韻又有不同。上半卷反切上字的聲調雖然多改用平聲字，但是，入聲第四覺韻和第五質韻卻幾乎全部改用入聲字，不用平聲字，反切上字改用平聲字的數目跟改用入聲字的數目之比分別為 0:12（總數為 13，有 1 個改用上聲字）和 0:23（總數為 25，有 2 個是上聲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相鄰的入聲第二沃韻和第三燭韻的反切上字幾乎全部改用平聲字而不用入聲字，反切上字改用入聲字的數目跟改用平聲字的數目之比分別為 1:9（總數為 10）和 0:20（總數為 21，有 1 個改用去聲字）。下半卷只有昔韻和錫韻的反切上字多改用平聲字，少用入聲字，反切上字改用入聲字的數目跟改用平聲字的數目之比分別為 1:4（總數為 5）和 4:7（總數為 12，有 1 個改用上聲字）。除昔錫兩韻外，下半卷其他 12 個入聲韻的反切上字，絕大多數或全部改用入聲字，極少改用或不用平聲字。這又使我們想到，同是入聲前半卷或後半卷，其中個別韻的編寫又有分工，作者也就不會是同一個。

再看外證。《集韻》作者之一宋祁所作《宋景文公筆記》的兩則材料能夠補充說明這個問題，一則材料說：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為大（音如舟楫之楫），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反）之雅。古以車（音居）為車（唱遮反），漢以來乃言車（居），俗語則曰車（唱遮反），則今語為雅。”

拙作《集韻異讀研究》（1999）分析過這則材料的異讀性質。這裏要補充的是，宋祁兩次提到的車字，都讀唱遮反，反切上字讀漾韻去聲，《廣韻》讀尺遮切，《集韻》改良為昌遮切，反切上字讀陽韻平聲。《集韻》平聲麻韻除了知組陟加切和女加切兩個反切沿襲《廣韻》、反切上字不讀平聲外，該韻其他小韻反切的上字都讀平聲，極有規律。可見，宋祁沒有參加平聲麻韻反切的改良工作。

另一則材料說：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樸無樸音，俗以樸為樸耳。”

拙作《集韻異讀研究》（1999）說：《集韻》樸字五切：〈1〉披尤切；〈2〉匹候切；〈3〉蒲候切，“木皮”；〈4〉普木切；〈5〉匹角切，“說文：木皮也。”《玉篇》普角、普木二切，大徐音匹角切，《廣韻》有一讀，同大徐音，小徐音坡嶽反。匹角、坡嶽、普角三切的讀音同〈5〉，可見〈5〉為六朝以至北宋的流行讀音。《集韻》樸字四切：〈1〉蓬逋切；〈2〉博木切；〈3〉步木切；〈4〉匹角切。樸、樸兩個異讀字相同的讀音只有匹角切。宋祁認為朴字應讀平豆反，音即蒲候切，《玉篇》、大小徐音、《廣韻》均無此音，說明朴字讀蒲候切是北宋新產生的時音，由原來的入聲韻變為去聲韻。這個讀音當時很普遍，以至精於審音的大學者宋祁認為樸讀作入聲樸字音（即匹角切）是俗音，甚至忘了樸有入聲樸音一讀，而認為“《說文》樸無樸音”。所以，他的後輩李衍在跋《宋景文公筆記》時質問道：“《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出，樸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樸無樸音，何耶？”

故我們推測，宋祁不知道《集韻》樸字有入聲的讀音，也許根本就沒有參與入聲覺韻的

審音工作。

3. 《集韻》的五個改良反切類型的再分類

表一所分五個類型又可以分為不同的小類。下面對各種類型及其再分類逐一加以說明。為行文方便起見，設 A=反切上字的聲調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B=反切上字開合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C=反切上字等第跟被切字相同的反切，D=改類隔為音和的反切，E=改變非類隔切上字讀音的反切。需要指出的是，《廣韻》和《集韻》都有重紐，《集韻》重紐的介音格局跟《廣韻》不同，《集韻》重紐三等的介音跟普通三等同類，重紐四等的介音跟純四等同類。因此，《集韻》反切上字的洪細，重紐三等跟普通三等同類，重紐四等跟純四等同類。⁹關於反切上字和被切字的開合，我們採納王力先生的意見。¹⁰

(1) A 類反切的再分類

A 類反切的上字的聲調跟被切字相同，共有 1494 個，包括 B、C、D、E 類的一部分，可分為八小類，小類裏的分類用 a、b 表示。下面依次列出《廣韻》和《集韻》的反切、《集韻》反切的上字和被切字的聲調、開合、等第，以及《集韻》的反切所屬的類型。被切字和反切用斜線隔開，如梯/土雞 = 梯，土雞切。聲調、開合和等第也用斜線隔開，如先平/開口/四等 = 先韻平聲開口四等。重三 = 重紐三等，重四 = 重紐四等。下同。舉例如下：

廣韻	集韻	上字韻調、開合、等第	被切字韻調、開合、等第	類型
梯/土雞	天黎	先平/開口/四等	齊平/開口/四等	第一小類 a
虧/去為	驅為	虞平/合口/三等	支平/合口/重三	第一小類 a
推/又佳 (初)	川佳 (昌)	仙平/合口/三等	脂平/合口/三等	第一小類 b
五/疑古	阮古	阮上/合口/三等	姥上/合口/一等	第二小類 a
/與改 (喻四)	倚改 (影)	紙上/開口/重三	海上/開口/一等	第二小類 b
歸/舉韋	居韋	魚平/開口/三等	微平/合口/三等	第三小類
豎/臣庚	上主	養上/開口/三等	曠上/合口/三等	第三小類
衰/所追	雙佳	江平/開口/二等	脂平/合口/三等	第四小類
腔/苦江	枯江	模平/合口/一等	江平/開口/二等	第四小類
卑/府移	賓彌	真平/開口/重三	支平/開口/重三	第五小類
貯/丁呂	展呂	彌上/開口/三等	語上/開口/三等	第五小類
謀/亡侯	迷浮	齊平/開口/四等	侯平/開口/一等	第六小類
瑒/徒杏	丈梗	養上/開口/三等	梗上/開口/二等	第六小類
棚/父鄧	步鄧	暮去/合口/一等	嶝去/開口/一等	第七小類
爐/杜懷	幢乖	江平/開口/二等	皆平/合口/二等	第七小類

⁹ 參看龍宇純 (1986) 和拙作 (1999b)。

¹⁰ 《漢語史稿》(上冊): pp51-54, 中華書局 1957 年。

鄙/方美	補美	姥上/合口/一等	旨上/開口/三等	第八小類
奴/奴還	尼還	脂平/開口/三等	刪平/合口/二等	第八小類

A 類所分八小類的共同點是反切上字的聲調都跟被切字相同。第一、二、三、四小類是改良《廣韻》非類隔的反切，第一、第二小類各分 a、b 兩類。

第一小類 a 類的反切上字改動前後所屬的聲母相同，b 類的反切上字改動後所屬的聲母跟改動前不同，如推字《廣韻》又佳切，上字屬初母，《集韻》改作穿佳切，上字屬昌母。a 類和 b 類的反切上字的開合跟被切字相同，等第相同或同類（如重四跟純四等同類）。

第二小類 a 類的反切上字改動前後所屬的聲母相同，b 類的反切上字改動後所屬的聲母跟改動前不同，如 字《廣韻》與改切，上字屬喻四，《集韻》改為倚改切，上字屬影母。a 類和 b 類的反切上字的開合跟被切字相同，但等第不同。

第三小類反切上字的等第跟被切字相同而開合不同。第四小類反切上字的開合和等第跟被切字都不同。

第五小類——第八小類改《廣韻》的類隔切為音和切。其中，第五小類音和切上字的開合和等第跟被切字相同。第六小類音和切上字的開合跟被切字相同而等第不同。第七小類音和切上字的等第跟被切字相同而開合不同。第八小類音和切上字的開合、等第跟被切字都不同。

(2) B 類的再分類

B 類包括 A、C、D、E 類的一部分，可分八種情形，舉例如下：

廣韻	集韻	上字開合、韻調、等第	被切字開合、韻調、等第	類型
皆/古諧	居諧	開口/魚平/三等	開口/皆平/二等	第一小類 a
皓/胡老	下老	開口/馬上/二等	開口/皓上/一等	第一小類 a
/作可 (精)	娶果 (清)	合口/麌上/三等	合口/果上/一等	第一小類 b
規/居隋	均窺	合口/諄平/重四	合口/支平/重四	第二小類 a
答/都合	德合	開口/德入/一等	開口/合入/一等	第二小類 a
真/側鄰 (莊)	之人 (章)	開口/之平/三等	開口/真平/三等	第二小類 b
亢/苦浪	口浪	開口/厚上/一等	開口/宕去/一等	第三小類 a
娶/七句	逡遇	合口/諄平/三等	合口/遇去/三等	第三小類 a
甚/常枕 (禪)	食荏 (船)	開口/職入/三等	開口/寢上/三等	第三小類 b
泥/奴計	乃計	開口/海上/一等	開口/霽去/四等	第四小類
葛/古曷	居曷	開口/魚平/三等	開口/曷入/一等	第四小類
彌/武移	民卑	開口/真平/重三	開口/支平/重三	第五小類
胝/丁尼	張尼	開口/陽平/三等	開口/脂平/三等	第五小類
丕/敷悲	攀悲	開口/刪平/二等	開口/脂平/重三	第六小類

/妳佳	尼佳	開口/脂平/三等	開口/佳平/二等	第六小類
裱/方廟	彼廟	開口/支平/重三	開口/笑去/重三	第七小類
賃/乃禁	女禁	開口/語上/三等	開口/沁去/三等	第七小類
辮/方免	邦免	開口/江平/二等	開口/獮上/重三	第八小類
罩/都教	陟教	開口/職入/三等	開口/效去/二等	第八小類

B類所分八小類的共同點是反切上字的開合都跟被切字相同。第一——第四小類改良《廣韻》非類隔的反切。第一、第二、第三小類各分 a、b 兩類，a 類的反切上字改動前後所屬的聲母相同，b 的類反切上字改動後所屬的聲母跟改動前不同，如第一小類 字《廣韻》作可切，上字屬精母，《集韻》改為娶果切，上字屬清母。

第一小類 a 類和 b 類的反切上字的聲調跟被切字相同，但等不同。

第二小類 a 類和 b 類的反切上字的聲調和等第都跟被切字相同。

第三小類 a 類和 b 類的反切上字的等第都跟被切字相同而聲調不同。

第四小類的反切上字的聲調和等第都跟被切字不同。

第五——第八小類改《廣韻》的類隔切為音和切。第五小類音和切上字的聲調和等第都跟被切字相同。第六小類音和切上字的聲調跟被切字相同而等第不同。第七小類音和切上字的等第跟被切字相同，但聲調不同。第八小類音和切上字的聲調和等第都跟被切字不同。

(3) C 類的再分類

C 類包括 A、B、D、E 類的一部分，分六種情形，舉例如下：

廣韻	集韻	上字等第、韻調、開合	被切字等第、韻調、開合	類型
簡/古限	賈限	二等/馬上/開口	二等/產上/開口	第一小類 a
卷/丘圓	驅圓	三等/虞平/合口	重三/仙平/合口	第一小類 a
蛇/食遮 (船)	時遮 (禪)	三等/之平/開口	三等/麻平/開口	第一小類 b
嫗/衣遇	威遇	三等/微平/合口	三等/遇去/合口	第二小類 a
帝/都計	丁計	四等/青平/開口	四等/霽去/開口	第二小類 a
葑/方用 (非)	芳用 (敷)	三等/陽平/合口	三等/用去/合口	第二小類 b
矣/于紀	羽紀	三等/曷上/合口	三等/止上/開口	第三小類
覽/盧敢	魯敢	一等/姥上/合口	一等/敢上/開口	第三小類
瓢/符霄	毗霄	重四/脂平/開口	重四/宵平/開口	第四小類
貯/丁呂	展呂	三等/獮上/開口	三等/語上/開口	第四小類
皿/武永	眉永	重三/脂平/開口	三等/梗上/開口	第五小類
賃/乃禁	女禁	三等/語上/開口	三等/沁去/開口	第五小類
/扶來	蒲來	一等/模平/合口	一等/哈平/開口	第六小類

/丁全 珍全 三等/真平/開口 三等/仙平/合口 第六小類

C類所分五小類的共同點是反切上字的等第都跟被切字相同。第一、第二、第三小類改良《廣韻》非類隔的反切，第一、第二小類各分 a、b 兩類，a 類反切上字改動前後所屬的聲母相同，b 類反切上字改動後所屬的聲母跟改動前不同，如第一小類蛇字《廣韻》食遮切，上字屬船母，《集韻》改為時遮切，上字屬禪母。

第一小類 a 類和 b 類的反切上字的聲調和開合都跟被切字相同。

第二小類 a 類和 b 類的反切上字的開合跟被切字相同，但聲調不同。

第三小類反切上字的聲調跟被切字相同，但開合不同。

第四、第五、第六小類改《廣韻》的類隔切為音和切。第四小類音和切上字的聲調和開合都跟被切字相同。第五小類音和切上字的開合跟被切字相同，但聲調不同。第六小類音和切上字的聲調跟被切字相同，但開合不同。

D類和E類也可以分類，D類包括A、B、C、E的少數反切，E類包括A、B、C、D的幾個反切。這兩類反切數量少，為了避免繁瑣，不再分類。

以上五類彼此交叉重疊，說明《集韻》的作者改良反切時，不局限某一類，而是兼顧各類，有全局思想。在改類隔切為音和切和改變非類隔切上字的讀音時，還同時或分別要求反切上字聲調、開合、等第相同；反切上字的聲調改同被切字，還同時或分別要求開合、等第的和諧。協同反切上字的開合，還同時或分別要求反切上字的聲調、等第相同；要求反切上字的等第跟被切字一致，還同時或分別協同反切上字的聲調、開合。《集韻》改動《廣韻》反切上字的反切共有 2287 個，同時兼顧聲調、開合、等第、改變讀音和音和的反切共計 243 個，約占 10.6%。這個資料還說明，《集韻》改良反切雖有通盤考慮，但是，可能由於作者分工編寫、對改良反切體例的認識不統一等原因，改良反切的各項工作還是有所側重的。表三展示改動聲調、開合、等第、類隔和非類隔的反切上字的數目和比率，也許能夠說明問題。

表三

比較項 比較值	上字的聲調跟被 切字相同的反切 A	上字開合跟被切 字相同的反切 B	上字等第跟被切 字相同的反切 C	改類隔為音和的 反切 D	改變非類隔切上 字讀音的反切 E
改良的反切數目	1494	825	546	113	29
占改動上字的反 切總數的比率	65.3%	36.1%	23.9%	4.9%	1.3%

D類的比率不說明什麼問題，因為《廣韻》的類隔切本來就少。可是，《廣韻》有 124 個類隔切，《集韻》把其中 112 個改作音和切，改良的比率達到 90.3%，從這點看，《集韻》貫徹卷首《韻例》的改良反切體例最徹底。除了 D 類和 E 類外，《集韻》改良反切的工作重點依次是改動反切上字的聲調、開合和等第。

《集韻》改變非類隔切上字讀音的反切（即 E 類）有 29 個，分類列舉如下：

(1) 船母改讀禪母的反切有 6 個，語韻、麻韻和證韻《廣韻》船、禪兩個小韻對立，《集韻》合併為一個禪母小韻：

《廣韻》讀船母

止韻錫，神昏切
語韻紓，神與切
准韻盾，食尹切
稔韻順，食閏切

《集韻》改讀禪母

錫，甚爾切
墅，上與切（併入）
盾，豎尹切
順，殊閏切

麻韻蛇，食遮切
證韻乘，實證切

闇，時遮切（併入）
丞，常證切（併入）

(2) 禪母改讀船母的反切有 6 個，《廣韻》薛韻和寢韻船、禪兩個小韻對立，《集韻》合併為一個船母小韻：

《廣韻》讀禪母

屋韻熟，殊六切
薛韻折，常列切
線韻 ，時釧切
藥韻灼，市若切
寢韻甚，常枕切
葉韻涉，時攝切

《集韻》改讀船母

孰，神六切
舌，食列切（併入）
 ，船釧切
杓，實若切
甚，食荏切（併入）
涉，實攝切

- (3) 于母改讀匣母 1 例：《廣韻》東韻雄，羽弓切，《集韻》改為胡弓切；
 (4) 邪母改讀心母 1 例：《廣韻》紙韻 ，隨婢切，《集韻》改為選委切；
 (5) 書母改讀生母 1 例：《廣韻》旨韻水，式軌切，《集韻》改為數軌切；
 (6) 影母改讀於母 1 例：《廣韻》尾韻魄，於鬼切《集韻》改為羽鬼切；
 (7) 于母改讀影母 1 例：《廣韻》賄韻 ，于罪切，《集韻》改為於罪切；
 (8) 以母改讀影母 2 例：《廣韻》海韻 ，與改切，《集韻》改為倚改切；《廣韻》曷韻 ，予割切，《集韻》改入阿葛切過小韻；
 (9) 莊母改讀章母 1 例：《廣韻》真韻真，側鄰切，《集韻》改為之人切；
 (10) 精母改讀清母 1 例：《廣韻》果韻 ，作可切，《集韻》改為取果切；
 (11) 崇母改讀從母 1 例：《廣韻》厚韻鰕，仕垢切，《集韻》改為才垢切；
 (12) 禪母改讀昌母 1 例：《廣韻》祭韻啜，嘗芮切，《集韻》改為稱芮切；
 (13) 船母改讀崇母 1 例：《廣韻》櫛韻 ，崩瑟切，《集韻》改為食櫛切；
 (14) 崇母改讀船母 2 例：《廣韻》職韻崩，士力切，《集韻》改為實側切；《廣韻》洽韻 ，士洽切，《集韻》改為食洽切。
 (15) 非母改讀敷母 1 例：《廣韻》用韻葑，方用切，《集韻》改為芳用切；
 (16) 娘母改讀日母 1 例：《廣韻》用韻 ，穠用切，《集韻》改為戎用切；
 (17) 從母改讀精母 1 例：《廣韻》 韻 ，漸念切，《集韻》改為子念切；
- 根據周祖謨（1942）可知，除了（9）（10）（16）以外，《集韻》對其他反切上字的改動，都反映了宋初時音的變化。

下面重點透視 ABCD 四類改良反切的語音資訊。

二、從改良反切看《集韻》聲母的特點

（一）改唇音類隔切為音和切

唇音的類隔指輕唇音非敷奉微的字作重唇音幫滂並明的反切上字，或者重唇音幫滂並明的字作輕唇音非敷奉微的反切上字，前者多見，後者少見。

《廣韻》有 97 個唇音類隔切，《集韻》改為音和切的有 91 個，平聲卷 40 個，上聲卷 27 個，去聲卷 12 個，入聲卷 12 個，改良反切的比率為 93.8%。《廣韻》和《集韻》的反切上字所屬的聲母依照宋代韻圖三十六字母類別。《廣韻》音系就是《切韻》音系，《切韻》不分重唇和輕唇，《廣韻》也不分。但是《廣韻》成書時代已分重唇和輕唇，所以《廣韻》卷

一、卷二、卷三、卷四之末附有《新添類隔更音和切》，現將它所改的唇音音和切排在《集韻》改良的相應的反切之後，以資比較。各韻舉例如下。

韻目	《廣韻》	廣韻反切上字聲母	《集韻》	集韻反切上字聲母	《廣韻》卷末改切
燭	/封曲	非	逋玉	幫	
講	/武項	微	母項	明	
支	陴/符支	奉	頻彌	並	並之
支	卑/府移	非	賓彌	幫	必移
紙	彼/甫委	非	補摩	幫	
脂	眉/武悲	微	旻悲	明	目悲
脂	邳/符悲	奉	貧悲	並	並悲
脂	悲/府眉	非	逋眉	幫	荀眉
旨	否/符鄙	奉	部鄙	並	並鄙
灰	胚/芳杯	敷	鋪枚	滂	偏杯
賄	浼/武罪	微	母罪	明	
哈	/扶來	奉	蒲來	並	
卦	/方卦	非	卜卦	幫	
真	頻/符真	奉	毗賓	並	步真
真	彬/府巾	非	悲巾	幫	荀巾
軫	泯/武盡	微	弭盡	明	
震	木/撫刃	敷	匹刃	滂	
質	弼/房密	奉	薄宓	並	
問	湓/匹問	滂	芳問	敷	
元	櫛/武元	微	模元	明	
恩	奔/甫悶	非	補悶 ¹¹	幫	
潛	阪/扶板	奉	部版	並	
山	/方閑	非	逋閑	幫	
禰	藺/亡莧	微	萌莧	明	
銑	扁/方典	非	補典	幫	
霰	徧/方見	非	卑見	幫	
仙	綿/武延	微	彌延	明	名延
獮	辨/符蹇	奉	平免	並	
薛	滅/亡列	微	莫列	明	
宵	漂/撫招	敷	紕招	滂	
小	/方小	非	俾小	幫	邊小
小	縹/敷沼	敷	匹沼	滂	徧小
小	標/符少	奉	婢小	並	頻小
笑	裱/方廟	非	彼廟	幫	賓廟
效	炮/防教	奉	皮教	並	
果	麼/亡果	微	母果	明	
庚	/甫盲	非	晡橫	幫	北盲
庚	平/符兵	奉	蒲兵	並	僕兵

¹¹ 奔小韻《廣韻》屬於恩韻，《集韻》轉移到恨韻。

梗	皿/武永	微	眉永	明	
耿	/武幸	微	母耿	明	
清	名/武並	微	彌並	明	
靜	略/亡井	微	母井	明	
勁	僻/防正	奉	毗正	並	
昔	僻/芳辟	敷	匹辟	滂	
錫	甃/扶曆	奉	蒲曆	並	
蒸	憑/扶冰	奉	皮冰	並	
職	悞/芳逼	敷	拍逼	滂	
登	瞢/武登	微	彌登	明	
嶝	棚/父鄧	奉	步鄧	並	
宥	莓/亡救	微	眉救	明	
侯	姆/亡侯	微	迷浮	明	
厚	培/方垢	非	彼口	幫	
幽	彪/甫佻	非	悲幽	幫	
談	姁/武酣	微	謨甘	明	
鹽	砭/府廉	非	悲廉	幫	
琰	貶/方斂	非	悲檢 ¹²	幫	
豔	窆/方驗	非	陂驗 ¹³	幫	班驗
凡	/匹凡	滂	甫凡	非	敷凡

以上列舉的《集韻》反切涉及 51 個韻，四等俱全。《廣韻》有 97 個唇音類隔切，其中 89 個輕唇切重唇的《集韻》改為重唇，2 個重唇切輕唇的《集韻》改為輕唇。

《集韻》改《廣韻》重唇切輕唇為輕唇切重唇的 2 個反切是：

- (1) 問韻湓，《廣韻》匹問切，《集韻》改作芳問切。
- (2) 凡韻 凡，《廣韻》匹凡切，《集韻》改作甫凡切。

《廣韻》有 4 個類隔切《集韻》沒有改作音和切：

- (1) 《廣韻》幽韻繆，武彪切，《集韻》亡幽切；
- (2) 《廣韻》產韻 產，武簡切，《集韻》武簡切；
- (3) 《廣韻》皓韻務，武道切，《集韻》武道切；
- (4) 《廣韻》過韻縛，符臥切，《集韻》符臥切。

(1) 的反切上字的聲調《集韻》改同被切字，但仍然是類隔切。(2)、(3)、(4) 照錄《廣韻》，也許可以歸結為《集韻》作者的疏忽。

《集韻》還合併了《廣韻》兩個明母小韻：

1. 《廣韻》宥韻莓，亡救切；候韻茂，莫候切；幼韻謬，靡幼切。《集韻》把《廣韻》亡救切莓小韻併入《集韻》候韻莫候切茂小韻。同時，改亡救切為眉救切，把《廣韻》幼韻靡幼切謬小韻改讀為眉救切，歸入宥韻。說明當時實際語音候韻、宥韻和幼韻的明母字同音。

2. 《廣韻》侯韻姆，亡侯切；尤韻謀，莫浮切。《集韻》把莫浮切改良為迷浮切，改歸侯韻，並把《廣韻》亡侯切姆小韻改讀迷浮切，併入謀小韻。說明當時實際語音侯韻和尤韻明母字同音。

跟《廣韻》卷末所附《新添類隔更音和切》18 個音和切相比，《集韻》改良的反切顯要高出一籌，《集韻》照顧到反切上字跟被切字的聲調、等第一致，聲調和等第跟被切字一

¹² 貶小韻《廣韻》屬於琰韻，《集韻》轉移到儼韻。

¹³ 窆小韻《廣韻》屬於豔韻，《集韻》轉移到驗韻。

致的有頻彌切、賓彌切、旻悲切、貧悲切、鋪枚切、毗賓切、悲巾切、彌延切、俾小切、婢小切、甫凡切 11 個反切；反切上字聲調跟被切字相同而等第不同的有逋眉切、部鄙切、晡橫切、蒲兵切 4 個反切；反切上字等第跟被切字相同而聲調不同的有匹沼切、彼廟切、陂驗切 3 個反切。

《集韻》這樣徹底地改唇音類隔切，說明《集韻》的唇音聲母已經跟《廣韻》不同，分作兩套，新產生了一套輕唇音聲母非敷奉微。唇音聲母輕化現象，《集韻》以前音義書的反切多有反映，但是在韻書中明確徹底地體現和記錄這一語音史實，《集韻》是第一次，在音韻學史和音韻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集韻》唇音分化成兩套聲母，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實際語音？需要聯繫考察北宋初期以前重唇音和輕唇音的分立狀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古漢語語音史料，包括韻書、字書、音義書等的反切、直音、音注和譯音材料等，大多數記錄的是讀書音，讀書音有傳承性和穩定性，因為某時期的文人都遵奉這個時期的同一個標準音，而這個標準音是這個時期的讀書音為基礎的。同時，讀書音又是因人而異的，即因文人的方音差異而有差異，既有時間差異，又有地域差異。本文所說的方言，是指文人記錄的體現特定時間、特定地域的語音特點的讀書音，我們稱作某文人的音系點或方言點。

根據現存的語音史料可知，魏晉宋時期以前，漢語南北方言重唇、輕唇一致不分，自齊梁起，唇音才開始輕化。我們搜集了齊梁至晚唐五代北宋初期二十五種語音史料，展示各個時期音系點的唇音聲母分化狀況，如表二所列。縱列語音史料名稱及其記音者姓名，橫列記音時間、記音者所處方言點。為了確定方言點的性質和聲母的分合，表四參考了以下文獻：

(1) 《篆隸萬象名義》所傳顧野王《玉篇》音系的聲母，參考周祖謨（1936/1981）和周祖庠（1994）；

(2) 陸德明《經典釋文》首音的聲母，參考邵榮芬（1995）；

(3) 闍那崛多等四位高僧譯音的聲母，參考尉遲治平（1982，1984）；

(4) 曹憲《博雅音》的聲母，參考黃典誠（1989）和丁鋒（1995）；

(5) 玄應《一切經音義》的聲母，參考周法高（1941，1948，1968）。

(6) 顏師古《漢書注》的聲母，參考董忠司（1978，1994）和鍾兆華（1982）；

(7) 唐僧玄奘譯經的聲母，參考劉廣和（1984）；

(8) 唐僧玄奘譯音的聲母，參考施向東（1983）；

(9) 義淨譯經的聲母，參考劉廣和（1994）；

(10) 李善《文選注》的聲母，參考張潔（1998）；

(11) 公孫羅《音決》的聲母，參考張潔（1999）；

(12) 李賢《後漢書注》的聲母，參考孫玉文（1993）。

(13) 司馬貞《史記索隱》的聲母，參考游尚功（1988）；

(14) 慧苑、雲公、窺基三家音的聲母，參考儲泰松（2005）和黃仁煊（2005）。

(15) 盧藏用《春秋後語釋文》的聲母，參考鄭榮芝（1998）。

(16) 張守節《史記正義》的聲母，參考龍異騰（1994）；

(17) 何超《晉書音義》的聲母，參考邵榮芬（1981）；

(18) 張參《五經文字》，參考邵榮芬（1964）；

(19) 慧琳《一切經音義》，參考黃淬伯（1931/1993，1998）和周法高（1941）；

(20)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參考羅常培（1933）、邵榮芬（1963）、B. Csongor（1960）、高田時雄（1988，2005）和柯蔚南（1991，1994）。

(21) 朱翱反切的聲母，參考王力（1982a/1991，1985）、嚴學宥（1943）和張慧美（1990）；

(22) 毋昭裔《爾雅音圖》，參考馮蒸（1994，2005）；

(23) 天息災的梵漢對音，參考張福平（1996）；

(24) 施護的梵漢對音，參考儲泰松（1996b）；

(25) 邵雍《聲音倡和圖》，參考周祖謨（1942/1966）。

《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後人把這段話歸結為分辨中古以金陵為代表的南方方言和以洛陽為代表的北方方言的兩組聲韻區別特徵：

(1) 聲母特徵：南人從邪不分，船禪不別；北人有別；

(2) 韻母特徵：南人魚虞有別，紙旨有別，洽狎有別；北人不分。

張渭毅（2006b）指出，雖然這兩組區別特徵不大適合作為分辨魏晉宋時期南北方言的聲韻依據，但是仍然**基本適合（注意：不是全部適合）**作為分辨齊梁時期和齊梁以後南北方言的聲韻區別特徵。

為了說明區分並確定南北方言點的依據，表四並列各音系點從邪、船禪的分合狀況。表中的加號“+”表示不分，減號“-”表示分，（-）表示有條件的分。

要補充說明的是，顧野王《玉篇》原本已散佚，考察原本《玉篇》的音系，要參考《玉篇》殘卷及其各種今傳本、《篆隸萬象名義》和《大廣益會玉篇》等字書。根據劉新華（2012），周祖謨（1936/1981）考訂原本《玉篇》音系，主要根據《篆隸萬象名義》，雖然這兩部書在反切、註釋和又音等方面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差異，但是，這些材料上的差異並不足以改變兩部書在音系性質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說，從材料上來講，《篆隸萬象名義》不能等同於原本《玉篇》，前者不僅僅刪改了一些又音，而且更改了一些反切用字，甚至直接改變了一些反切的讀音，摻雜了一些唐代新的語音內容，但是，這對原本《玉篇》的音系並沒有造成實質的影響，兩書的音系是相同的。正如周祖謨先生所論，《篆隸萬象名義》所傳的音系，就是原本《玉篇》的音系。周祖謨（1994）基本上也印證了這個結論。至於《大廣益會玉篇》，雖然從材料上傳承了原本《玉篇》，但因經過後來增修改訂，其音系已經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跟原本《玉篇》的音系有所不同，而跟《廣韻》音系較為接近。《廣韻》是陳彭年等人編纂《大廣益會玉篇》時重要的參考書。¹⁴下表所列顧野王《玉篇》的音韻特徵，依據周祖謨（1936/1981）和周祖謨（1994）。最近，我們高興的讀到了鋒先生研究《玉篇》的一系列論文，我們的結論，與丁先生一致。¹⁵

表四：齊梁至晚唐五代北宋初期（西元 479——1077 年）聲母異同表

語音史料	聲母特徵	時間	地點	幫非不分	從邪不分	船禪不分
《玉篇》 顧野王		543	吳郡 (今蘇州)	- (明微合)	+	+
《經典釋文》首音 陸德明		583-589	金陵	+	+	+
闍那崛多等四位 高僧譯經		564-604	長安	+	無字	+
《博雅音》 曹憲		605-618	江都 (今揚州)	- (明微合)	+	+
《一切經音義》 玄應		638-649	長安	- (少數混)	-	-

¹⁴ 參見劉新華《原本〈玉篇〉殘卷、〈篆隸萬象名義〉和〈大廣益會玉篇〉的異讀字之比較研究》，2012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由張渭毅具體指導。

¹⁵ 論文收入丁鋒《如斯齋漢語史叢稿》，貴州大學出版社 2010 年。

《漢書注》 顏師古	645	長安	- (明微合)	-	-
唐僧不空譯經	705-774	長安	- (奉微混)	-	-
唐僧玄奘譯經	604-664	洛陽	(-) (並奉分開, 奉 讀 v, 非敷微無 字)	-	-
義淨譯經	635-713	洛陽	(-) (幫非分開, 奉 微與並明不分)	-	-
《文選注》 李善	658	洛陽	+	-	-
《音決》 公孫羅	660-680	江都	- (明微合)	+	+
《後漢書注》 李賢	675-680	長安	-	(-)	+
《史記索隱》 司馬貞	719	長安	- (明微合)	-	+
慧苑、雲公、窺基三 家音	664-733	長安	-	-	-
《春秋後語釋文》 盧藏用	670-722	範陽	- (非、敷、奉有 少數互切)	-	(-)
《史記正義》 張守節	736	長安	- (明微合)	-	+
《晉書音義》何超	747	洛陽	+	-	-
《五經文字》張參	776	長安	-	-	-
《一切經音義》 慧琳	789	長安	- (非敷少數混)	-	+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	736—929	隴右沙州	-(非敷混, 微讀 v)	-(邪清, 從濁)	+(清化)
朱翱的反切	961—974	金陵	-(非敷混, 微讀 mv)	+	+
毋昭裔 《爾雅音圖》	934—965	河中龍門 (今豫晉 交界處)	-(非敷奉混, 微讀 v)	-(清化)	+(清化)
天息災譯音	? --1000	汴梁、洛陽	-(微讀 v)	-(清化)	-(清化)
施護譯音	? --1017	汴梁、洛陽	-(非敷混, 微 讀 w)	-(清化)	-(清化)
邵雍《聲音倡和圖》	1011-1077	汴梁、洛陽	-(非敷奉混, 微讀 v)	-(清化)	-(清化)

需要說明七點：

(1) 顧野王、曹憲、玄應的唇音是否輕化，有不同看法。從反切比較來看，三家確實都有少量的重唇和輕唇混切的例子，但絕大多數還是重唇切重唇，輕唇切輕唇，畫然有別；從反切系聯看，重唇反切上字和輕唇反切上字大體可分，因此我們相信，這三家的唇音除了少數混淆外，大多數輕化了。

(2) 《經典釋文》博采前代眾家之音，陸德明心目中的標準音是“典籍常用，會理合時”之音，符合這個審音標準的音陸氏排在其他音的最前面，也就是首音。據邵榮芬(1995)，雖然陸氏是蘇州人，他的首音根據的卻是當時南方文人的標準音，也就是金陵音。

(3) 李善音的性質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是吳音，有人認為是長安音。根據同時期洛陽方言的聲母特徵，如幫組非組不分，舌頭音和舌上音有別，從邪和床禪分立，我們定位為洛陽音。

(4) 玄奘譯音和義淨譯音反映初唐的洛陽音，唇音輕化不徹底，玄奘音非敷微無字，並、奉分開；義淨音幫、非（敷）雖有分化的跡象，並奉、明微卻不分。不空譯音反映初唐長安音，重唇幫組與輕唇非組分立，奉微混，敷紐對音無字。

(5) 慧琳音的非敷兩母，黃淬伯（1930, 1998）合為一類，周法高（1941）列舉慧琳非敷聲母的全部反切有 73 個，混切的只有 4 個，可見非敷有別。

(6) 關於晚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奉母是否清化以及微母的讀音，我們信從柯蔚南（1994: p60），即晚唐沙州方言非敷混淆，讀 f, 奉母並未清化，由古代西北方言的 bv 變成 v, 微母讀 mv。但根據邵榮芬（1963），敦煌俗文學的別字異文有一部分奉母字已由濁音變清音，跟敷母混淆：如附代赴，泛代梵，妃代肥，泛代飯，前字屬《廣韻》敷母，後字屬《廣韻》奉母。

(7) 關於朱翱反切的性質，嚴學宥（1943: p54-57）主張朱翱音跟慧琳音近，屬於唐五代普通話，或即洛陽近旁之一種方言，提出了五個證據。對此，我們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為朱翱音是地地道道的金陵音，主要根據是，朱翱音符合《顏氏家訓》和《切韻序》所說的南音的六個音韻區別特徵，即以金陵音為代表的南方話裏，從與邪、船與禪混，魚與虞、支與脂、鹹與銜、先與仙各自有別，而慧琳音恰恰不符合其中五個特徵，表現出北音的特點。列表如下：

表五：慧琳音和朱翱音的比較

聲韻特徵 作音者	從邪混	船禪混	魚虞分	支脂分	鹹銜分	先仙分
朱翱	+	+	+	+	+	+
慧琳	-	+	-	-	-	-

以金陵音為代表的南音特徵：船禪混、從邪混、魚虞分、支脂分、鹹銜（洽狎）分、先仙分（韻目舉平賅上去入），朱翱音都保留下來。朱翱于史無傳，我們只知道他和徐鍇同為南唐秘書省校書郎，徐鍇原籍浙江會稽，五代初隨父遷居揚州江都，故《宋史》本傳稱徐鍇為揚州廣陵人。徐鍇和朱翱同金陵為官，徐鍇至死都效忠南唐王朝，應該說金陵話，朱翱跟徐鍇一樣，精通金陵話是不成問題的。否則，徐鍇也不會採用朱翱的反切注音。

以上分析了各個方言點唇音聲母的性質和特點，可以把齊梁至北宋初期唇音聲母分合狀況總結如下。

(1) 根據從邪、船禪是否分立兩組區別特徵，表四二十五項語音史料的音系點大致可以分為南北兩大方言，結合唇音分合的差異和輕化程度，齊梁至北宋初南方方言可以分為三個次方言：蘇州方言、江都方言和金陵方言；北方方言可以分為四個次方言：長安話、洛陽話、沙州話和河中龍門話。重、輕唇音的分化是漸變的，通過擴散式音變完成，南方方言要早於北方方言。同是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唇音輕化先從金陵音和洛陽音以外的次方言開始。南方首先從 6 世紀中期的蘇州（江東）話和 7 世紀初期江都（江淮）話開始，再波及北方的長安話，長安話的唇音輕化從 7 世紀中期開始。南方方言，金陵唇音輕化要晚到晚唐朱翱音，落後於蘇州音和江都音 300 多年。北方方言，自初唐起，長安話唇音輕化了，而且要比洛陽來得徹底。洛陽音重唇、輕唇音分化的情況比較複雜，李善和何超的唇音都沒有輕化，玄奘、義淨音只有一部分唇音聲母輕化，不夠徹底；直至宋初，天息災、施護譯音和邵雍音的唇音才徹底輕化。可以說，洛陽音的唇音輕化現象，雖然在初唐的玄奘和義淨譯音已露端倪，但是徹底輕化卻要到 11 世紀初，比長安話晚了近四個世紀。

(2) 唇音包括雙唇塞音幫滂並和鼻音明母，輕化的步調不一致。雙唇音輕化快，鼻音輕化慢。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唇音輕化都經歷了唇齒音跟雙唇鼻音長期的共存階段。南方方言裏，從顧野王蘇州話和曹憲揚州話的明微合一，到朱翱金陵音的微母獨立，經過了 300 多年。北方方言裏，從顏師古長安話的明微不分到慧琳長安音明微畫然有別，也有 100 多年。至於洛陽話微母的獨立，要晚至 11 世紀，比長安話微母開始分出的時代，晚了 400 年。

(3) **重唇、輕唇聲母分化後**，非敷的合流經歷了跟微母獨立同樣長的時間，說明非、敷從幫滂分出來以後，各自的音值有較大區別，可能是 pf 和 pf'，而不是 f 和 f'。儘管南北方言唇音輕化的早晚不同，但是輕化的路線是一致的，都是先輕化雙唇塞音幫滂並母，再使雙唇鼻音唇齒化，同時唇齒音非敷合流。最後是奉母清化，跟非敷合流成 f。到了五代，北方方言如毋昭裔《爾雅音圖》所反映的龍門話裏，奉母已經清化，跟非敷合併為一個 f。而同時期的南方話，如朱翱的金陵音，奉母沒有清化，仍讀 v。

(4) 陸法言《切韻》的唇音只有一套，跟齊梁蘇州音、隋江都音和隋唐長安音唇音分化成重唇、輕唇兩套的特徵不一致，卻跟金陵音一致，陸德明的金陵音就維持了重唇、輕唇不分的特徵，這其實就是南渡北語即南渡前洛陽音的特徵，因為漢末至東晉洛陽音唇音沒有輕化。

(5) 有趣的是，南方金陵音和北方洛陽音都很保守，在唇音輕化的進程中保持了較大的一致，陸德明首音所反映的金陵音唇音沒有輕化，玄奘、義淨譯音所反映的洛陽音沒有徹底輕化，李善和何超的洛陽話唇音沒有輕化，這說明《切韻》以來形成的標準音還很頑強的活在當時的文人嘴裏，並不因地域有很大間隔而發生較大變化。蘇州人陸德明並不說蘇州話，他的唇音仍然保留著南渡北語即東晉前洛陽音的特徵。李善和何超並沒有跟著首都長安音跑，說的是保守的東都洛陽話。

以上的論述說明，唇音輕化現象齊梁以後經歷了一個複雜而有序的過程。由於南北的地域差異，唇音輕化的早晚和步調並不一致。

晚唐守溫三十字母裏，唇音不分重輕，唇音只有一類“不芳並明”。但不管怎麼說，北宋初期，南、北方言的重唇和輕唇聲母已經完成了分化，因此，《集韻》的唇音系統反映了實際語音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晚唐宋初南、北方言非敷合流，北方方言奉母清化，在《集韻》改良的唇音反切裏只得到極少的反映，有三例，都是非、敷混淆：

1. 《廣韻》凡韻 凡，匹凡切，《廣韻》卷末《新添類隔更音和切》改作敷凡切，屬敷母；《集韻》改作甫凡切，屬非母。
2. 《廣韻》有韻秭，芳婦切，屬敷母；《集韻》改作俯九切，屬非母。
3. 《廣韻》用韻葑，方用切，屬非母；《集韻》改作芳用切，屬敷母。

因此，我們不能籠統的說，《集韻》的重、輕唇音分立是北宋時期某個地點方言的反映。宋人三十六字母和宋代韻圖《盧宗邁切韻法》、《四聲等子》和《切韻指掌圖》裏，幫滂並母和非敷奉微判然有別，《集韻》唇音聲母的歸類跟以上韻圖有相同的語音背景，它反映的是宋初的讀書音。

(二) 改舌音類隔切為音和切

舌音的類隔指舌頭音端透定泥的字作舌上音知徹澄娘的反切上字，或者舌上音知徹澄娘的字作舌頭音端透定泥的反切上字，前者多見，後者少見。

《廣韻》有 27 個舌音類隔切，《集韻》改音和切的有 21 個，平聲卷 6 個，上聲卷 7 個，去聲卷 5 個，入聲 3 個，改良的比率為 77.8%。涉及 18 個韻，全部列舉如下：

韻目	《廣韻》	廣韻反切上字聲母	《集韻》	集韻反切上字聲母	《廣韻》卷末改切
江	椿/都江	端	株江	知	知
寘	縋/地偽	定	馳偽	澄	澄
脂	胝/丁尼	端	張尼	知	知

語	貯/丁呂	端	展呂	知	知呂
皆	擢/諾皆	泥	尼皆	娘	
皆	爐/杜懷	定	幢乖	澄	
蟹	妳/奴蟹	泥	女蟹	娘	
僊	/丁全	端	珍全	知	中全
轄	鷄/丁刮	端	張刮	知	
黠	竅/丁滑	端	張滑	知	
刪	/奴還	泥	尼還	娘	
巧	/奴巧	泥	女巧	娘	
效	罩/都教	端	陟教	知	
效	橈/奴教	泥	女教	娘	
馬	觶/都賈	端	展賈	知	
馬	/奴下	泥	女下	娘	
敬	掌/他孟	透	恥孟	徹	
梗	瑒/徒杏	定	丈梗	澄	
錫	/醜曆	徹	他曆	透	
沁	賃/乃禁	泥	女禁	娘	
賺	湛/徒減	定	丈減	澄	

《廣韻》有 5 個類隔切，《集韻》未改為音和：

- (1) 《廣韻》止韻你，乃裏切，《集韻》同。
- (2) 《廣韻》潛韻赧，奴板切，《集韻》乃版切，仍是泥母。
- (3) 《廣韻》禡韻，乃亞切，《集韻》乃嫁切。
- (4) 《廣韻》職韻，丁力切，《廣韻》此小韻下有字，《集韻》小韻，丁力切。
- (5) 《廣韻》轄韻獺，他轄切，《集韻》改為逖轄切，仍是透母。

怎麼知道以上 5 個反切是類隔切？我們確定了兩個參照點：第一，是否符合宋代韻圖字母的列等歸位元，不合者就是類隔；第二，能否得到《五音集韻》的認可，跟《五音集韻》所定的字母不合者就是類隔。說明如下：

你，《韻鏡》、《七音略》列娘母三等，《五音集韻》歸娘母三等，《集韻》反切上字襲用《廣韻》泥母一等字不合；

赧，《韻鏡》、《七音略》、《四聲等子》和《切韻指掌圖》列娘母二等，《五音集韻》歸娘母二等，《集韻》用泥母“乃”字作反切上字不合；

，*韻鏡*、*七音略*、*四聲等子*和*切韻指掌圖*列娘母二等，《五音集韻》歸娘母二等，《集韻》襲用《廣韻》泥母“乃”字作反切上字不合；

，《韻鏡》、*七音略*列端母四等，可是《五音集韻》併入知母三等竹力切陟小韻，可見丁力切類隔。

獺，《廣韻》獺字有兩讀：他達切又他轄切，針對獺字他轄切一讀，《韻鏡》、*四聲等子*列徹母二等，《五音集韻》歸徹母二等，他轄切類隔。根據周祖謨（1942）的研究，北宋汴洛音曷、轄等一二等韻母“已無分野”，“轄”“達”韻母相同，《集韻》某位作者可能按照當時的汴洛音，把他轄切混讀成他達切的音，並改他轄切的上字“他”為四等透母字“逖”。現代方言中，獺字讀透母，是跟《廣韻》、《集韻》的他達切對應。

此外，《廣韻》至韻地，徒四切，《集韻》徒二切。《廣韻》三等韻一般沒有定母字，此切是例外，不算類隔。《韻鏡》、*七音略*、*四聲等子*和*切韻指掌圖*列定母四等，《五音集韻》歸定母四等可證。

《廣韻》音和、《集韻》改得不妥當的反切有 1 個：《廣韻》紙韻梔，女氏切，娘母；《集韻》改為乃倚切，切上字用上聲一等泥母字。

語音史上舌頭音端組聲母和舌上音知組聲母的分合，北宋初期以前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方言裏演變的進程不一致，請看表六：

表六（+表示分，—表示合）

時地特徵 考察材料	時間	地域	端組知組分
後漢三國攝摩騰、安世高等經師	三世紀	魏都洛陽、吳都建業	—
呂忱《字林》	西晉	任城（今曲阜）	(+)（娘歸泥）
郭璞《方言注》《爾雅》音注	276—324 年	聞喜（今山西聞喜）	—
《經典釋文》所引徐邈音切	344—397 年	京口（今鎮江）	(+)（娘歸泥）
鳩摩羅什譯經對音	343—413 年	長安	+（娘歸泥）
法顯等譯經對音	317—420 年	洛陽	+（泥娘分）
顧野王《玉篇》	543 年（梁）	吳郡（今蘇州）	+（泥娘混）
《經典釋文》陸德明首音	583—589 年（陳）	金陵	—
曹憲《博雅音》	605—618 年（隋）	揚州江都（揚州）	+（泥娘分）
玄應《一切經音義》	638—649 年	長安	+（少數混）
顏師古《漢書注》	645 年	長安	+（泥娘混）
唐僧不空譯經	705—774 年	長安	+（泥娘分）
唐僧玄奘和義淨	604—664, 635—713	洛陽	+（泥娘分）
李善《文選注》	658 年	洛陽	+（泥娘混）
何超《晉書音義》	747 年	洛陽	+（泥娘分）
張參《五經文字》	776 年	長安	+（泥娘分）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	736—929 年	隴右沙州	+（泥娘分）
朱翱的反切	961—974 年	金陵	+（泥娘分）
毋昭裔《爾雅音圖》	934—965 年	河中龍門	+（泥娘混）
天息災譯音	?—1000 年	汴梁、洛陽	+（泥娘分）
施護譯音	?—1017 年	汴梁、洛陽	+（泥娘分）
邵雍《聲音倡和圖》	1011—1077 年	汴梁、洛陽	+（泥娘混）

上表除了根據表四所參考的文獻以外，還參考以下論著：

1. 攝摩騰、安世高等經師譯音的研究，參考俞敏（1984）；
2. 呂忱《字林》反切的研究，參考周祖謨（1988）和簡啟賢（1998）；
3. 郭璞《方言注》《爾雅》音注反切的研究，參考阪井健一（1975）、陳亞川（1981）和董達武（1990）；
4. 《經典釋文》所引徐邈音切研究，參考蔣希文（1999）；
5. 鳩摩羅什譯經對音研究，參考儲泰松（1996）和施向東（1999）；
6. 法顯等譯經對音研究，參考劉廣和（2000）。

端組和知組的分立，始於西晉北方的某些方言，有一個漸變的過程。魏晉音是上古音到中古音的轉捩點，可是反映聲母演變的音切材料比較零散，¹⁶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們選擇了現存音切較多較集中的三家經師注音和三家梵漢對音材料。知組從端組中分化出來，跟端組聲母所結合的介音 r 的有無很有關係。3 世紀中晚期，呂忱的任城方言裏，端透定和知

¹⁶ 參看阪井健一（1975）。

徹澄雖有個別混切現象，但分化趨勢很明顯，¹⁷說明端組後面的介音 r 已消失。但是，同時期郭璞的聞喜話，端知卻不分，端組後面的介音 r 還存在。4 世紀中期，徐邈的京口話較為複雜，知組二等還沒有從端組分化出來，二等介音 r 完好保存在端組後面。知組三等分兩類：一類端知混切不定，在三等介音 rj 的作用下，處於裂變的過渡狀態；另一類已經獨立成型。¹⁸跟徐邈同時期的北方長安、洛陽音端、知都已分立。6 世紀中葉，南方吳郡方言也分化了，但同時期陸德明金陵音端、知卻混而不分。可見，端、知分立的進程，總的來說，北方方言要早於南方方言。分化的條件是一四等為端透定泥，二三等變知徹澄娘。7 世紀初，不管北方方言還是南方方言，端組和知組的分化都完成了。泥、娘分立，始於 4 世紀中期的洛陽話，不少學者不承認娘母的存在，但是從大量的對音材料和反切材料看，娘母是獨立的，只是在不同的方言裏或表現同一種方言的不同的語音材料裏，泥娘兩母有分有合。這就容易解釋為什麼宋人 36 字母設立了娘母。有人認為這個娘母是字母家生造出來的，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關於這個問題，邵榮芬先生論證得很充分。¹⁹

《廣韻》舌音分端組和知組兩套，泥娘大體上有別，《集韻》更加徹底。《廣韻》有 9 個用泥母字作娘母字反切上字的類隔切，《集韻》改為音和切的有 6 個，此外，《集韻》還把《廣韻》用韻娘母 小韻禮用切，改讀為日母小韻戎用切，跟用韻日母 小韻重出，也說明娘母有別於泥母。

總之，《集韻》改《廣韻》的舌音類隔切還是比較徹底的，保留了《切韻》以來南北方言裏舌頭音和舌上音的區別，反映了宋初的讀書音。

三、從改良反切看《集韻》的開合

六十年前，趙元任先生發表了著名的論文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²⁰ 尖銳地批評了高本漢的《廣韻》聲母 j 化說，提出了“介音和諧說”，即反切上字跟反切下字的介音，有求同的趨勢。這一理論非常適用於《集韻》的反切。開合、洪細的差別可歸結為介音的不同，《集韻》反切下字的開合、洪細特徵在反切上字得到充分體現。既然如此，考察《集韻》的反切上字就不僅僅是出於考訂聲母的需要，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即以反切上字的分佈規律為出發點，揭示韻母的開合洪細變化，構擬介音系統。

《集韻》韻母的開合對立有兩種情況：一是同一個韻有開合對立，即開合同韻；二是不同的韻有開合對立，即開合不同韻。前者我們以假攝麻韻和止攝支韻為例（舉平駭上去，下同），後者以遇攝魚、虞韻為例，觀察反切上字的開合對立情況。

《集韻》有 42 個聲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來、知徹澄娘、精清從心邪、莊初崇生俟、章昌船書禪日、見溪群疑曉匣、影于以。²¹

能夠在麻韻（舉平駭上去）開合兩類韻母前同時出現的聲母有見溪疑曉匣影、知徹、莊初生 11 個，列表如下。表中的斜體反切表示《集韻》新增加的反切，《集韻》新增的小韻反

¹⁷ 據簡啟賢（1998：342—345）的研究，《經典釋文》和其他傳世古籍引用的《字林》的音切，去其重複，共 759 個，端知二組混切率分別為 2.22% 和 9.62%，《經典釋文》所引《字林》的端知二組混切率竟低於《廣韻》4.1% 的混切率。

¹⁸ 關於知組反切上字的分類，參看蔣希文（1999：p181—182）。

¹⁹ 邵榮芬：《切韻研究》，pp33—3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2 年。

²⁰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五卷第三第四分合刊, pp203—233, 1941。原文題目誤作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據李榮《切韻音系》（1956 年）pp110 註腳更正。

²¹ 有關論證請參看拙文《集韻研究概說》，1999 年。

切，很多有特定的文獻來源，《集韻》為了稽古的目的，往往保留反切而不加改動。劃底線的反切表示《集韻》中這個反切的上字跟《廣韻》相同，即《集韻》沒有改動這個反切的上字。其他反切都是《集韻》改動《廣韻》的反切。表中反切上字的開合跟反切所在韻的開合一致的，下標+，不一致的則下標—。下同。

表七

	見	溪	疑	曉	匣	影	知	徹	莊		
初 生											
麻開	居牙	丘加	牛加	虛加	何加	<u>於加</u>	<u>陟加</u>	抽加	莊加	<u>初家</u>	師加
上字開	+	+	+	+	+	+	+	+	+	+	+
麻合	姑華	姑瓜	吾瓜	<u>呼瓜</u>	胡瓜	<u>烏瓜</u>	張瓜		<u>莊華</u>		
上字合	+	+	+	+	+	+	—		—		
馬開	舉下	口下	語下	<u>許下</u>	亥下	倚下	展賈	<u>醜下</u>	<u>側下</u>	<u>初雅</u>	所下
上字開	+	+	+	+	+	+	+	+	+	+	+
馬合	古瓦	苦瓦	<u>五寡</u>		戶瓦	<u>烏瓦</u>		<u>醜寡</u>		楚瓦	數瓦
上字合	+	+	+		+	+		—		—	+
禡開	居迓	丘駕	魚駕	虛訝	亥駕	<u>衣駕</u>	<u>陟嫁</u>	<u>醜亞</u>	<u>側駕</u>	<u>楚嫁</u>	<u>所嫁</u>
上字開	+	+	+	+	+	+	+	+	+	+	+
禡合	古駕	枯化	吾化	火跨	<u>胡化</u>	<u>烏化</u>					數化
上字合	+	+	+	+	+	+					+

能夠在支韻（舉平賅上去）開合兩類韻母（每類各有重紐）前同時出現的聲母有見溪群疑曉影以、知徹澄娘來、精清從心、莊初生、章昌書禪日 24 個，列表如下。

先看兩類重紐及其反切上字的開合，以母和于母不構成重紐，以母跟重 A 同類，于母跟重 B 同類。

表八

	見	溪	群	疑	曉	影	以	于
支開 A			翹移	<u>語支</u>	<u>香支</u>		余支	
上字開			+	+	+		+	
支合 A	均窺	缺規			翹規		勻規	
上字合	+	+			+		+	
紙開 A	頸爾	遣爾					演爾	
上字開	+	+					+	
紙合 A		犬蕊					尹捶	

上字合		+						+
置開 A	居企	去智				於賜	以豉	
上字開	+	+				+	+	
寘合 A	規恚	窺睡			呼恚	於避	弋睡	
上字合	+	+			+	—	—	
支開 B	居宜	丘奇	渠羈	魚羈	虛宜	於宜		
上字開	+	+	+	+	+	+		
支合 B	俱為	驅為	巨為	虞為	籲為	邕危	于	
上字合	+	+	—	+	+	+	+	
紙開 B	舉綺	去倚	巨綺	語綺	許倚	隱綺		
上字開	+	+	+	+	+	+		
紙合 B	古委	苦委	巨委	五委	虎委	鄔委	羽委	
上字合	+	+	—	+	+	+	+	
置開 B	居義	卿義	奇寄	宜寄	香義	於義		
上字開	+	+	+	+	+	+		
寘合 B	居偽	丘偽		危睡	況偽	於偽	于偽	
上字合	—	—		+	+	—	+	

再看舌齒音反切及其反切上字的開合情況。《集韻》知組、莊組和來母跟重紐 B 類同類，章組、精組和日母跟重紐 A 類同類，故下表知組、莊組和來母列在一起，章組、精組和日母放在一起。

表九

	精	清	從	心	章	昌	書	禪	日
支開	將支	七支	才支	相支	章移	侈支	商支	常支	如支
上字開	+	+	+	+	+	+	+	+	+
支合	遵為		才規	宣為	專垂	姝為		是為	儒垂
上字合	+		—	+	+	+		—	+
紙開	蔣氏	淺氏	白爾	想氏	掌氏	敞爾	賞是	上紙	
上字開	+	+	+	+	+	+	+	+	
紙合	祖委		聚縈	選委	主縈			是捶	乳捶

上字合	+		+	+	+			—	+
寘開	<u>子智</u>	<u>七賜</u>	<u>疾智</u>	<u>斯義</u>	<u>支義</u>	<u>充豉</u>	<u>施智</u>	<u>是義</u>	
上字開	+	+	+	+	+	—	+	+	
寘合				<u>思累</u>	<u>之瑞</u>	<u>尺偽</u>	<u>式瑞</u>	<u>樹偽</u>	
上字合				—	—	—	—	+	

表十

	知	徹	澄	娘	莊	初	生	來	
支開	<u>珍離</u>	<u>抽知</u>	<u>陳知</u>		<u>莊宜</u>	<u>叉宜</u>	<u>山宜</u>	<u>鄰知</u>	
上字開	+	+	+		+	+	+	+	
支合	<u>株垂</u>		<u>重垂</u>		<u>壯隨</u>	<u>初危</u>	<u>山垂</u>	<u>倫為</u>	
上字合	+		+		—	—	—	+	
紙開	<u>展豸</u>	<u>醜豸</u>	<u>丈爾</u>	<u>乃倚</u>	<u>阻氏</u>		<u>所綺</u>	<u>輦爾</u>	
上字開	+	+	+	+	+		+	+	
紙合			<u>直婢</u>	<u>女委</u>		<u>楚委</u>			
上字合			—	—		—			
置開	<u>知義</u>				<u>爭義</u>		<u>所寄</u>	<u>力智</u>	
上字開	+				+		+	+	
寘合	<u>竹恚</u>		<u>馳偽</u>	<u>女恚</u>				<u>力偽</u>	
上字合	+		—					—	

能夠在魚韻和虞韻（舉平賅上去）兩類韻母前同時出現的聲母有：見溪群疑曉影以、知徹澄娘來、精清從心邪、莊初崇生、章昌書禪日 26 個，列表如下。

表十一

	見	溪	群	疑	曉	影	以	莊	初	崇	
生											
魚開	<u>斤於</u>	<u>丘於</u>	<u>求於</u>	<u>牛居</u>	<u>休居</u>	<u>衣虛</u>	<u>羊諸</u>	<u>臻魚</u>	<u>楚居</u>	<u>床魚</u>	<u>山於</u>
上字開	+	+	+	+	+	+	+	+	+	+	+
虞合	<u>恭于</u>	<u>虧于</u>	<u>權俱</u>	<u>元俱</u>	<u>匈於</u>	<u>邕俱</u>	<u>容朱</u>	<u>莊俱</u>	<u>俞</u>	<u>崇芻</u>	<u>雙雛</u>
上字合	+	+	+	+	+	+	+	—	+	+	—

語開	苟許	口舉	白許	偶舉	喜雨	歐許	演女	壯所	朮所	狀所	爽阻
上字開	+	+	+	+	+	+	+	+	+	+	+
曠合	果羽	穎羽	郡羽	五矩	火羽	委羽	勇主			撰禹	爽主
上字合	+	+	+	+	+	+	+			+	—
禦開	居禦	丘據	其據	牛據	許禦	依據	羊茹	莊助	創據	床據	所據
上字開	+	+	+	+	+	+	+	+	+	+	+
遇合	俱遇	區遇	衢遇	元具	籲句	威遇	俞戍	仄遇	芻數		雙遇
上字合	+	+	+	+	+	+	+	—	+		—

表十二

	知	徹	澄	娘	來	精	清	從	心	邪
魚開	張如	抽居	陳如	女居	凌如	子余	千余		新余	祥餘
上字開	+	+	+	+	+	+	+		+	+
虞合	追輸	椿俱	重株	乃俱	龍珠	遵須	逡須			詢趨
上字合	+	+	+	—	+	+	+			+
語開	展呂	醜呂	丈呂	碾與	兩舉	子與	此與	在呂	寫與	象呂
上字開	+	+	+	+	+	+	+	+	+	+
曠合	塚庾		重主	尼主	隴主		此主	在庾	聳取	
上字合	+		+	—	+		—	—	+	
禦開	陟慮	楮禦	遲據	尼據	良據	將豫	七慮		息據	祥豫
上字開	+	+	+	+	+	+	+		+	+
遇合	株遇	醜注	廚遇		龍遇	遵遇	逡遇	從遇	宣遇	辭屢
上字合	+	—	+		+	+	+	+	+	—

表十三

	章	昌	書	禪	日
魚開	專於		商居	常如	人餘
上字開	—		+	+	+
虞合	鐘輸	春朱	春朱	慵朱	汝朱
上字合	+	+	+	+	—

語開	掌與	敞呂	賞呂	上與	忍與
上字開	+	+	+	+	+
曠合	腫庚			上主	紫主
上字合	+			—	+
禦開	章恕	昌據	商暑	常恕	如倨
上字開	+	+	+	+	+
遇合	朱戌	昌勾	春遇	殊遇	儒遇
上字合	+	+	+	+	+

根據表七——表十三，可以得到三點認識：

1. 除了唇音反切外，《集韻》不少反切下字的開合，是能夠從反切上字得到反映的。《集韻》改動《廣韻》上字的反切，反切上字開合對立的趨勢比較明顯，總的來看，開口反切的上字有讀開口的趨勢，合口反切的上字有讀合口的趨勢，各韻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這說明跟反切上字相拼的反切下字有兩類介音：一類合口介音，可擬作圓唇母音 u，另一類開口介音，沒有 u。《集韻》的開合，就是沒有 u 和有 u 的對立。

2. 開口韻和合口韻的反切上字的對立，其性質跟開合同韻的相同，都反映兩類介音的對立，即有 u 跟沒有 u 的區別。舉例來說，麻韻（舉平賅上去，下同）開口反切的上字大多是開口字，合口反切的上字大多是合口字；魚韻的反切上字大多是開口字，虞韻的反切上字大多是合口字。魚韻和虞韻的介音對立，就如同麻韻開口介音和合口介音的對立。²²

3. 《集韻》某些韻裏反切上字開合對立的程度跟聲母的類別有關。表七——表十三所列的12個韻，喉牙音反切上字的開合對立最徹底，其次是舌齒音，依次為章組、日母、來母、精組和知組，莊組反切上字的開合對立最不徹底。

從《集韻》改良反切的總體情況看，跟反切下字開合一致的反切上字，其開合跟《廣韻》和宋代韻圖《韻鏡》《七音略》一致，而跟《集韻》同時期或稍早的方言有同有異。如《廣韻》魚韻和虞韻（舉平賅上去，下同）有別，《集韻》魚、虞韻裏，改良反切的上字有對立；晚唐五代西北方音裏，魚韻字一部分跟虞韻字混，一部分跟止攝字相混而跟虞韻字有別；²³毋昭裔（934—965年）的河中龍門音和邵雍（1011—1077年）的汴洛音的魚、虞不分；²⁴朱翱的金陵音（961—974年）有一部分混切，但從反切系聯的結果看，魚、虞分立²⁵；《韻鏡》《七音略》分。又如《廣韻》齊韻（舉平賅上去，下同）有開合兩類韻母，《集韻》齊韻改良的反切，除了上聲齊韻唇音、透母、匣母和疑母反切外，開口反切的上字一律改用開口字，合口反切的上字一律改用合口字；晚唐五代西北方音、毋昭裔音和邵雍音齊韻字開合有別；²⁶朱翱音齊韻字開合混為一類；²⁷《韻鏡》、《七音略》分。這說明，《集韻》中那些體現反切下字開合區別的反切上字，其開合跟當時或稍早的南北方言不完全等同，應該反映宋初的讀書音。

²² 有意思的是，麻、馬、禡韻牙喉音的開口反切上字大多是魚、語韻等開口三等字，合口反切上字大多是模、姥韻等合口一等字，決不混用。而魚、語韻的反切所用的上字大多是尤、有、侯、厚韻和陽韻等開口三等字，模、姥韻的反切所用的上字大多是東合一、董合一和戈、果韻等合口一等字，截然有別。因此，魚、語韻和模、姥韻的介音對立，就等於麻、馬、禡韻牙喉音兩類介音的對立，即開口 i 和合口 u 的對立。

²³ 參看羅常培（1933）、邵榮芬（1963）、高田時雄（1988）和柯蔚南（1991, 1994）。

²⁴ 毋昭裔音參看馮蒸（1994），邵雍音參考周祖謨（1942）。

²⁵ 參看王力（1982）和嚴學宥（1943）。

²⁶ 出處同注 20, 21。

²⁷ 天息災和施護對音反映開合對立的字少，此處不論。關於朱翱音齊韻的開合，請參看嚴學宥（1943）和拙文（1994）。

四、從改良反切看《集韻》的洪細特徵和介音系統

(一)《集韻》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

《集韻》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跟《廣韻》有同有異，通過被《集韻》改動的《廣韻》反切的上字體現出來。至於《集韻》沒有改動的《廣韻》反切上字，反映《廣韻》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我們不考慮在內。早在 1931 年，白滌洲先生在他的那篇《集韻》音系研究里程碑式的論文《集韻聲類考》裏，就已經把《集韻》改動上字的反切跟《廣韻》反切進行比較，考察《集韻》聲類的特點。搞清《集韻》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仍然需要運用這種比較的方法。²⁸

《切韻》（《廣韻》）的聲母有幫滂並明端透定泥知徹澄娘見溪群疑精清從心邪莊初崇生俟章昌船書禪影于以曉匣來日 38 個。²⁹能跟一二三四等韻母結合的聲母有見溪疑曉影幫滂並明來 10 個，能跟一三四等韻母結合的聲母有精清從心 4 個，就這 14 個聲母的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而言，一二四等是一組，三等是一組。

《切韻》（《廣韻》）其他 24 個聲母，能跟一四等韻母結合的聲母有端透定泥，³⁰反切上字多數為一等字，少數為四等字，既可以出現在一等韻，也可以出現在四等韻。能跟二三等韻母結合的聲母有知徹澄娘莊初崇生，反切上字多數為三等字，出現在二等韻和二等韻裏，少數反切上字為二等字，只出現在二等韻裏。只能跟三等韻母結合的聲母有章昌船書禪俟日邪群于以，反切上字都是三等字，只出現在三等韻裏。能跟一二四等結合聲母有匣母，反切上字是一等字和二等字，一般只出現在一、二、四等韻裏。到了《集韻》，這 24 個聲母的反切上字的分佈情形跟《切韻》（《廣韻》）一致。

因此，討論《集韻》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及其特點，關鍵要看《集韻》所改動的《廣韻》見溪疑曉影幫滂並明來精清從心 14 個聲母的反切上字的分佈情況。下面分三組討論：（1）牙喉音（見溪疑曉影）和唇音（《集韻》有重唇音幫滂並明和輕唇音非敷奉微）為一組；（2）齒頭音（精清從心）為一組；（3）半舌音（來母）為一組。

1. 唇牙喉音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

《切韻》（《廣韻》）唇牙喉音四等俱全的聲母有見溪疑曉影幫滂並明九個，其反切上字在各等韻的分佈如表十四所示。表中資料的統計依據李榮先生（1956，p83—87）。下同。

表十四（單位：切次）

被切字的等 反切 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362	236	10	107
二等	0	9	0	0
三等	25（於 4）	49（於 9）	689	26（於 8）
四等	0	0	0	1
三等上字在各 等韻裏的比率	6. 5%	16. 7%	98. 5%	19. 4%

反切上字“於”有一等和三等兩讀，作三等韻的反切上字，統計時算作三等。

²⁸ 2000 年 10 月，平山久雄先生在給筆者的來信中明確指出，看《集韻》反切的特點，應該著眼於《集韻》改動的跟《廣韻》不同的那些反切。本人深受啟發，謹在此感謝平山先生的提示和指教。

²⁹ 為了便於跟《集韻》比較，這裏把於母從匣母中分出。

³⁰ 個別二等、三等韻母可以跟端透定泥結合。

《切韻》唇牙喉聲母的反切上字，三等跟一二四等有明顯的分組趨勢，可以從三點來看：

- (1) 三等字作反切上字，絕大多數出現在三等韻裏，很少出現在一二四等韻裏；
- (2) 一二四等字作反切上字，主要是一等字，絕大多數出現在一二四等韻裏，極少出現在三等韻裏；
- (3) 一二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在一、二、四等韻裏的切次總和跟出現在三等韻的切次之比為 $(362+236+107+9+1) : 10 = 71.5 : 1$ ；三等韻裏，三等反切上字的切次跟一、二、四等反切上字的切次總和之比為 $689 : 10 = 68.9 : 1$ ，比率都很大，分組很明顯。

《廣韻》的幫滂並明到了《集韻》，分化為重唇音幫滂並明和輕唇音非敷奉微兩組，《集韻》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見溪疑曉影14個唇牙喉音聲母的反切，改動反切上字的有978個，各等韻的反切上字的分佈情形如表十五所示。

表十五（單位：切次）

被切字的等 反切 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146	90	65	15
二等	4	8	8	0
三等	94	112	332	42
四等	0	0	19	43
三等上字在各 等韻裏的比率	38. 5%	53. 3%	78. 3%	42%

跟《切韻》（《廣韻》）相比，《集韻》所改唇牙喉音反切上字的分佈有三個很大的變化：

(1) 三等字可以自由地作一等韻、二等韻和四等韻的反切上字，比率顯著增加，依次為 38. 5%、53. 3% 和 42%。一、二、四等韻裏的三等反切上字切次的總和跟三等韻裏的三等反切上字的切次之比為 $(94+112+42) : 332 = 1 : 1.3$ ；

(2) 一二四等字作三等韻的反切上字，切次明顯增加。三等韻裏，一二四等反切上字的切次之和跟三等反切上字的比為 $(65+8+19) : 332 = 1 : 3.6$ ；

(3) 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切次顯著增加，四等字不作一等韻、二等韻的反切上字，卻可以自由地作四等韻和三等韻的反切上字，兩者切次之比為 $43 : 19 = 2.3 : 1$ 。

因此，《集韻》四等俱全的唇牙喉音反切上字，三等跟一二四等已經沒有分組的趨勢。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集韻》唇牙喉音反切上字不能分組。表十六把表十五具體化，三等字分普通三等（簡稱普三）、重紐三等（簡稱重三）和重紐四等（簡稱重四）三類，所謂普通三等，指非重紐的三等韻母，相當於李榮《切韻音系》所分的子類韻和丑類韻之和。

表十六（單位：切次）

被切字 反切 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普三	重三	重四	四等	各等 總切次
一等	146	90	32	31	2	15	316
二等	4	8	3	5	0	0	20
普三	80	80	166	55	4	3	388
重三	11	29	27	20	0	1	88
重四	3	3	1	0	59	38	104
四等	0	0	0	0	19	43	62

各等總切次	244	210	229	111	84	100	978
-------	-----	-----	-----	-----	----	-----	-----

上表說明，《集韻》喉牙唇音反切上字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是一組，反切上字重四和四等是另一組，有明顯的分組趨勢，有以下三點根據：

(1) 重組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幾乎不出現一等韻、二等韻、重三和普三韻裏（共7次），一般出現在重四和四等韻裏。四等字作反切上字，不出現在一等韻、二等韻、重三和普三韻裏，只出現在重四和四等韻裏。重四反切上字跟四等反切上字，分佈相同，因此是一類。

(2) 一等字和二等字作反切上字，跟重組三等字和普通三等字作反切上字的分佈情形相同，都是不出現或很少出現在重四和四等韻裏，而共同較多地出現在一二等韻、普三和重三韻裏。可見，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反切上字，是一類。一二等字跟重三、普三字可以較多地互作反切上字，這是《集韻》唇牙喉音反切上字分佈的一個新特點。如果肯定重三、普三反切上字是細音，那麼一二等反切上字就有細音化的趨向。

(3) 有兩個資料很說明問題：重四字和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在重四和四等韻裏共有 $(59+38+19+43)=159$ 切次，在一、二、普三和重三韻裏共有 $(3+3+1)=7$ 切次，兩者之比為22.7:1。一等字、二等字、普三字和重三字作反切上字，在一、二、普三和重三韻裏共計 $(146+90+32+31+4+8+3+5+80+80+166+55+11+29+27+20)=787$ 切次，在重四和四等韻裏共有 $(2+15+4+3+1)=25$ 切次，兩者之比為31.5:1。

2. 齒頭音聲母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

《切韻》（《廣韻》）齒頭音有精清從心邪五個，邪母字只能作三等韻的反切上字。精清從心四個聲母的反切上字，出現在一、三、四等韻裏，其分佈情況如表十七所示。

表十七

被切字的等 上字的等	一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133	17	27
三等	36	207	11
四等	8	5	7
三等上字在各 等韻裏的比率	20.4%	90.4%	24.4%

《切韻》（《廣韻》）齒頭音三等反切上字大多數在三等韻裏，較少出現在一四等韻裏。三等韻裏，三等反切上字的切次，跟一等和四等反切上字的切次之和的比為207: (5+17) =9.4:1；一等字、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在一等韻和四等韻裏的切次共計 $(133+27+8+7)=175$ 切次，在三等韻裏共有 $(17+5)=22$ 切次，兩者之比為8:1，但跟喉牙唇音上字分佈相比，兩個比率相對較低。齒頭音反切上字一四等跟三等有分組的趨勢，但遠沒有唇牙喉音反切上字那樣明顯。

《集韻》改動的齒頭音一三四等反切上字分佈情況如表十八所示。

表十八

被切字的等 上字的等	一等	三等	四等
---------------	----	----	----

一等	86	19	4
三等	30	128	10
四等	8	10	8
三等上字在各等韻裏的比率	21. 4%	81. 5%	45. 5%

可以看出，反切上字一四等跟三等沒有明顯的分組趨勢，理由有二：

(1) 三等韻裏，三等反切上字的切次，跟一等字和四等字的切次之和的比為 128: (19+10)=4. 4:1；一等字、四等字作反切上字，在一等韻和四等韻裏的切次共計 (86+4+8+8)=106 切次，在三等韻裏共有 (19+10)=29 切次，兩者之比為 3. 7: 1。兩個比率小，分組不明顯；

(2) 三等反切上字可以較多地出現在四等韻，四等韻裏，三等字作反切上字的比率為 45. 5%。四等字也可以較多地作三等韻的反切上字，占四等反切上字總切次的比率為 10: (8+10+8)=38. 5%。一等字作三等韻的反切上字的切次較少。反切上字四等跟三等關係較密切。

3. 來母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

《切韻》（《廣韻》）反切上字的分佈如表十九所示。

表十九

被切字的等 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51	1	0	11
二等	0	0	0	0
三等	3	4	67	5
四等	0	0	0	1

《切韻》（《廣韻》）來母反切上字三等跟一二四等有明顯的分組趨勢。《集韻》所改動的來母反切上字的分佈如下表：

表二十

被切字的等 上字的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31	2	0	3
二等	0	0	0	0
三等	5	5	43	3
四等	2	0	0	5

《集韻》來母反切上字的分組趨勢跟《切韻》（《廣韻》）相同。

綜上所述，從《切韻》到《集韻》，《切韻》（《廣韻》）唇牙喉音和齒頭音反切上字的分組格局被打破了，除來母外，一二四等反切上字跟三等反切上字已經沒有分組的趨勢。《集韻》唇牙喉音反切上字的分組格局最為明顯，一、二等、普通三等和重紐三等是一類，重紐四等和純四等是一類，唇牙喉音的一二等反切上字有細音化的傾向，主要是開口牙喉音一二等細音化很明顯（見下文），這是一個新的特點。《集韻》兩類重紐反切上字分佈狀況很複雜，跟普通三等和純四等反切上字的分佈形成嚴整的關係。揭示出這層關係，就解開了反切上字三等和四等兩類細音糾纏在一起的疙瘩。

(二) 《集韻》的介音系統

《集韻》重紐問題是介音構擬的關鍵，解釋了《集韻》的重紐現象，就看清了介音問題的本質。《集韻》的三等韻格局基本上是《切韻》（《廣韻》）的格局，可分為子類韻、丑類韻和寅類韻三類，但是，它們跟四等韻的關係與《切韻》（《廣韻》）不同。為了便於統計，我們把子類韻和丑類韻合為普通三等韻（簡稱普三）一類，把寅類韻分成重紐三等韻（簡稱重三）和重紐四等韻（簡稱重四）兩類。跟重三和重四韻母結合的聲母有幫滂並明見溪群疑影曉10個，跟普三韻結合的唇牙喉音聲母有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見溪群疑影曉14個，表二十一 是《集韻》三等韻和四等韻裏14個聲母的三四等反切上字的分佈情形，統計物件包括未改動上字的反切和改動上字的反切，共計864個。

表二十一（單位：切次）

被切字 切上字	重三	普三	重四	純四	總切次
重三	48	31	2	4	85
普三	165	317	37	15	534
重四	2	2	114	56	174
四等	0	0	17	54	71

從上表已經可以看出普三和重三、重四和四等的密切關係。《集韻》改動反切上字的上述反切，有484個，分佈情形如下表：

表二十二（單位：切次）

被切字 切上字	普三	重三	重四	純四
普三	193	67	5	3
重三	30	20	0	1
重四	1	0	65	37
純四	0	0	19	43

上表說明，重四字和四等字互為反切上字，決不作重三、普三韻的反切上字。重三字和普三字互為反切上字，不作或很少作重四、四等韻的反切上字。因此，重三切上字跟普三切上字是一類，重四切上字跟四等切上字是一類，界限分明。也就是說，《集韻》的三等反切上字是兩類細音，一類是普通三等和重紐三等；另一類是重紐四等，跟四等同類。根據趙元任先生的介音和諧說，跟兩類反切上字拼切的反切下字有兩種不同的介音。重紐三、四等的區別，實際上就是普通三等與四等介音的區別。

《集韻》反切上字所體現的三四等介音格局，跟《切韻》（《廣韻》）不同，從何而來？需要通盤考察《切韻》以後、《集韻》以前的語音發展狀況。

早在八世紀初，北方漢語已經有了重紐三等與普通三等相混、重紐四等與純四等相混的跡象。平田昌司教授見告，西元 720 年成書的《日本書紀》歌謠部分的漢字音反映了唐代北方語音，《日本書紀》成書過程比較複雜，基本上由兩個層次構成，森博達（1991）把兩個層次分別叫做分別叫做 α 群（卷 14 至卷 19、卷 24 至卷 27）、β 群（卷 1 至卷 13、卷 22 至卷 23），其他卷 20、卷 21、卷 28 至卷 30 各卷不包含對音資料。α 群的漢文是比較標準的文言，漢字音也比較忠實地反映唐代北方音；β 群的漢文日語色彩比較濃厚，漢字音已經經過了日本化。α 群的一部分重紐漢字音，根據森博達（1991）的統計如下，例字後標明出現的次數：

30

ki 甲類 枳 50 岐 15 祇 1 企 6 棄 1 祁 1 （重紐四等字）

kī 乙類 紀 5 基 4 己 1 （普通三等字）

ke 甲類 稽 4 鷄 2 啟 1 （純四等字）

kē 乙類 該 7 開 5 愷 1 凱 1 （一等字）

gi 甲類 蟻 3 枳 1 （重紐三等、重紐四等相混）

gī 乙類 擬 8 疑 1 三等韻（普通三等字）

Fi 甲類 比 24 毘 4 避 2 譬 1 必 1 （重紐四等字）

Fī 乙類 彼 2 悲 1 （重紐三等字）

Fe 甲類 陞 15 鞞 4 弊 1 （重紐四等、純四等混）

Fē 乙類 陪 6 倍 5 杯 3 （一等韻）

mi 甲類 彌 31 彌 18 美 9 寐 1 （重紐三等、重紐四等相混）

mī 乙類 微 3 三等韻（普通三等字）

me 甲類 謎 5 （純四等字）

mē 乙類 梅 8 每 7 （一等字）

可以看出，有些漢字音，重紐三等韻母與普通三等韻母相同，重紐四等韻母與純四等韻母相同。有些漢字音，重三與重四不分。

到了慧琳的《一切經音義》（810年），重紐三等與普通三等徹底合流，重紐四等跟純四等徹底合流。表二十三和表二十四是慧琳重紐反切上字的分佈情況：³¹

表二十三（單位：切次）

被切字的類別 反切上字的類別	一等韻	二等韻	重三韻	普三韻	重四韻	純四等韻
反切上字為重四	0	5	9	4	925	349
反切上字為重三	2	7	1199	139	14	3

³⁰ 承蒙日本學者平田昌司教授惠賜《日本書紀》的材料，謹致謝忱。

³¹ 參看謝美齡（1990），此表據謝美齡（1990）的有關統計改制而成，在此謹向謝女士致謝。

各等韻切上字次數	2	12	1208	143	939	352
----------	---	----	------	-----	-----	-----

表二十四（單位：切次）

反切上字的類別 被切字的類別	一等上字	二等上字	普三上字	四等上字
被切字為重四	10	2	29	129
被切字為重三	11	0	638	2
重三、重四反切的 上字次數	21	2	667	131

慧琳的反切上字普通三等跟重三等是一類，反切上字四等跟純四等是一類，界限嚴格。

從反切下字來看，慧琳反切同攝重紐四等韻跟純四等韻合流，重紐三等韻跟普通三等韻合流。因此，慧琳反切的三四等介音的格局是：介音兩分，重紐三等和普通三等的介音都是 j；重紐四等和純四等的介音都是 i。這與《集韻》反切上字所體現的三四等介音格局相同。

因此，《集韻》反切上字所體現的三四等介音格局，可以追溯到早於《集韻》229 年成書的慧琳《一切經音義》（810 年）音系的介音格局。

慧琳以後、《集韻》以前的三四等介音格局又是如何呢？³²

分析三四等介音的關鍵是重紐。從晚唐到北宋，一些方言是不分重紐的。根據羅常培（1933）、B. Csongor (1960)、邵榮芬（1963）、高田時雄（1988）和柯蔚南（1991, 1994）的研究，晚唐五代西北方音（736—929）重紐三等和重紐四等已經不分了。又據邵榮芬（1995）的研究，吳棫（？——1153）《韻補》所反映的北宋閩北建甌音不分重紐。

慧琳以後、《集韻》成書以前區分重紐的方言，我們著重討論敦煌寫本《碎金》、後蜀毋昭裔的《爾雅音圖》（961—974）、朱翱的反切（934—965）、遼僧行均的《龍龕手鏡》（997）和邵雍（1011—1077）的《皇極經世書·聲音倡和圖》。

成書於 9 世紀初期的敦煌寫本《碎金》，收錄的大都是唐代西北俗語，反映了唐末西北方音。³³有重三字與普三字混讀、重四字與純四等字混讀的現象，如：³⁴

止攝

支韻重三與之混：崎，《廣韻》去奇切，支韻重開三溪母，《碎金》音欺，之韻開三溪母；紙韻重三與志混：伎，《廣韻》渠綺切，紙韻重開三群母，《碎金》音忌，志韻開三群母，且全濁上聲變去聲；

支韻重三與微混：萎，《廣韻》於為切，支韻重合三影母，《碎金》音威，微韻合三影母；紙韻重三與尾混：詭，《廣韻》過委切，紙韻重合三見母，《碎金》音鬼，尾韻合三見母；至韻重三與未混：覲，《廣韻》幾利切，至韻重開三見母，《碎金》音既，未韻開三見母。

山攝

銑韻與獮韻重四混：區，《廣韻》方典切，銑韻幫母，《碎金》必淺反，獮韻重四幫母；屑韻與薛韻重四混：蔑，《廣韻》莫結切，屑韻明母，《碎金》末列反，薛韻重四明母。

毋昭裔的《爾雅音圖》（961—974）記錄了河中龍門音，重紐字與普通三等字、純四等字的混讀情況較為複雜，不分重紐的現象和區分重紐的現象並存。根據馮蒸（1998：456）的統計，舒聲韻中，重三與重四相混占 32.7%，重三與普三相混占 44.5%，重四與純四相混占 12.9%；入聲韻中，重三與重四相混占 52.2%，重三與普三相混占 8.7%，重四與純四相混占 34.8%。區分重紐的韻字，三四等介音格局跟慧琳音相同。

關於朱翱反切（934—965）的性質，各家看法不同，我們認為反映晚唐金陵士人的語音。

³² 关于慧琳时期到《集韵》时期各个方言的重纽和三四等介音的情况，请参考拙作（2003）。

³³ 请看姜亮夫（1985：61—62）和朱凤玉（1997：33—97）。

³⁴ 参考朱凤玉（1997：161—166）。

請看下表：

表二十五（單位：次數）³⁵

被切字的類別 反切上字的類別	一等韻	二等韻	重三韻	普三韻	重四韻	純四等韻
反切上字為重四	6	14	6	16	208	111
反切上字為重三	19	41	179	58	8	12
各等韻切上字次數	25	55	185	74	216	123

表二十六（單位：次數）

反切上字的類別 被切字的類別	一等上字	二等上字	普三上字	四等上字
被切字為重四	10	0	32	48
被切字為重三	18	1	212	13
重三、重四反切的 上字次數	28	1	244	61

表二十五、表二十六說明：反切上字重三和重四對立，反切上字重三跟普三同類，反切上字重四跟純四等同類。重三和重四的介音為 j，重四和純四等的介音為 i。三四等介音格局跟慧琳音相同。

根據張衛東（2001），遼僧行均所著字書《龍龕手鏡》（997年）的聲母和聲調系統跟《廣韻》差別不大，可是韻母系統在較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通語口語音。值得注意的是，行均音的同攝重紐三等韻母跟普通三等韻母合流，重紐四等韻母跟純四等韻母合流，如：

臻攝：覲、瑾，《廣韻》渠遶切，震韻重開三群母；《龍龕手鏡》音近，焮韻開三群母。

覺，《廣韻》許覲切，震韻重開三曉母；《龍龕手鏡》許靳反，焮韻開三曉母。

山攝：健，《廣韻》居言切，元韻開三見母；《龍龕手鏡》居乾反，仙韻重開三見母。

偃，《廣韻》於臆切，阮韻開三影母；《龍龕手鏡》於蹇反，仙韻重開三影母。

倦，《廣韻》渠卷切，線韻重合三群母；《龍龕手鏡》狂願反，願韻合三群母。

謹，《廣韻》去戰切，線韻重開四溪母；《龍龕手鏡》去見反，霰韻開四溪母。

缺，《廣韻》苦穴切，屑韻合四溪母；《龍龕手鏡》苦悅反，薛韻重合四溪母。

撇，《廣韻》普箴切，屑韻開四滂母；《龍龕手鏡》普滅反，薛韻重開四滂母。

效攝：標，《廣韻》符少切（小韻重四奉母）又孚小切（小韻重四滂母）；《龍龕手鏡》扶了反（篠韻四等奉母）又芳小切（小韻重四滂母）。

鹹攝：儉，《廣韻》巨險切，琰韻重三群母；《龍龕手鏡》巨廣反，儼韻三等群母。

儼，《廣韻》魚掩切，儼韻三等疑母；《龍龕手鏡》魚檢反，琰韻重三疑母。

可見，《龍龕手鏡》的三四等介音跟慧琳音相同。

邵雍《聲音倡和圖》音圖列“開發收閉”劃分一、二、三、四等，重三字和普通三等字排在“收”類（相當於三等），重四字和純四等字排在“閉”類（相當於四等），井然有序。具體說來，“閉”類的重四字，或者跟“收”類的重三字對比，如一（閉）——乙（收）、民（閉）——眉（收）、鼻（閉）——備（收）、匹（閉）——品（收）；或者跟“收”類

³⁵表二十四、二十五据张慧美（1988）的有关统计改制而成。在此谨向张女士致谢。

的普三字對比，如癸（閉）——九（收）、揆（閉）——近（收）、棄（閉）——丘（收）、必（閉）——丙（收）。“閉”類的純四等字，或者跟“收”類的重三字對比，如米（閉）——美（收），或者跟“收”類的普三字對比，如堯（閉）——月（收）、瓶（閉）——平（收）。這說明邵雍所記錄的汴洛音是分辨重紐的，而且重三和普三的“等”相同，重四和純四等的“等”相同。

總之，《集韻》反切上字所體現的三四等介音，繼承了慧琳音的三四等介音格局，並跟晚唐五代宋初一些方音的三四等介音格局相同，反映了北宋實際語音。

慧琳音的長安音，代表了中晚唐時期漢語的標準音。《集韻》時代，標準音基礎轉變為汴洛音，北宋汴洛音跟晚唐長安音是一脈相承的，保留了長安音的許多語音特點。《集韻》的三四等介音格局，就繼承了長安音的三四等介音格局。

再看一二等介音。《切韻》（《廣韻》）一二等跟四等介音相同，開口都無介音，合口介音是u-。到了《集韻》，牙喉音（包括見溪群疑曉匣影7個聲母）開口一二等韻裏反切上字的分佈出現了新的趨勢。

表二十七（單位：切次）

切上字的等 開口 牙喉音 被切字	一等	二等	普三	重三	重四	純四
一等韻	45	12	75	5	0	0
二等韻	32	16	80	14	1	0

上表是《集韻》改動《廣韻》牙喉音（包括見溪群疑曉匣影7個聲母）開口一二等韻裏的反切上字的分佈情況。普三字和重三字可以大量作開口牙喉音一二等韻的反切上字，其切次總和為75+80+5+14=174（次），超過一二等字作開口牙喉音一二等韻的反切上字切次的總和45+12+32+16=105（次）。重四字和純四字不作開口牙喉音一二等韻的反切上字。

請看《集韻》改動《廣韻》牙喉音（包括見溪群疑曉匣影7個聲母）開口三四等韻裏的反切上字的分佈情況。

表二十八（單位：切次）

切上字的等 開口 牙喉音 被切字	一等	二等	普三	重三	重四	純四
普三韻	11	0	76	7	0	0
重三韻	1	0	49	2	0	0
重四韻	0	0	4	0	20	13
純四韻	3	2	1	0	25	37

把表二十七跟表二十八相比，可以看出四點：

(1) 重紐四等和純四等牙喉音反切上字只交互出現在重紐四等韻和純四等韻裏，不出現在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韻的牙喉音裏。而《切韻》（《廣韻》）的寅類反切上字絕大多數出現在子醜寅三類三等韻裏，極少出現在四等韻裏。《集韻》對重紐四等和純四等反切上

字的大改動，打破了《切韻》（《廣韻》）重四等和純四等反切上字分立的僵局。

(2) 《集韻》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反切上字不出現或極少出現在重紐四等和純四等韻裏，而共同出現在一等韻、二等韻、普三韻和重三韻的牙喉音反切裏，這說明重紐四等反切上字和純四等反切上字是一類，一等、二等、普三和重三反切上字是另一類，界限分明。

(3) 普三字和重三字作反切上字，在牙喉音開口一二等韻裏的切次之和（174次），大於在牙喉音開口重三、普三韻裏的切次之和（76+49+7+2=134次），說明《集韻》牙喉音開口一二等韻確實有細音化傾向。

(4) 重四字和純四等字不作牙喉音開口一等韻、二等韻的反切上字，如同重四字和純四等字不作牙喉音開口普三韻、重三韻的反切上字一樣。說明細音化的牙喉音開口一二等字的介音，跟普三字和重三字的同類，跟重四字和純四字的不同。普三和重三介音是 j，則牙喉音開口一二等字的介音也是 j。

但是，一二等字作反切上字，多數還是出現在開口牙喉音一、二等韻裏，很少或不出現在開口牙喉音三四等韻裏，下表是《集韻》改動《廣韻》的一二等反切上字在開口牙喉音各等韻裏的分佈情形：

表二十九（單位：切次）

開口牙喉音被切字 上字的等	一等韻	二等韻	普通三等韻	重紐三等韻	重紐四等韻	純四等韻
一等	45	32	11	1	0	3
二等	12	16	0	0	0	2

所以，有的學者不主張開口牙喉音一二等韻細音化，有的學者乾脆避而不談這個問題。

《集韻》開口牙喉音一二韻是否細音化？該怎樣解釋？日本學者西上勝（1982）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引起國內學者足夠的注意。20世紀90年代以後，一些學者聯繫近代漢語開口二等牙喉音有 i 介音的事實，認為《集韻》二等開口牙喉音產生了細音介音，但這個介音是什麼？該如何構擬？看法不一。許寶華、潘悟雲（1994）主張是 i，麥耘（1995b）認為是 ri (<r)，邵榮芬（1995a, 1997）主張《集韻》三四等介音只有一類 i，則開口二等牙喉音介音也是 i。拙作（1999b）從反切上字的分佈格局，論證《集韻》的三四等介音有兩類，一類是重三、普三介音 j，另一類是重四、四等介音 i，二等開口牙喉音介音跟重三、普三介音相同，是 j 而不是 i。但是，跟開口牙喉音二等韻一樣，開口牙喉音一等韻裏也有很多反切上字是普三字和重三字，為什麼不能進一步認為開口牙喉音一等韻也細音化，也有介音 j？現在對拙作（1999b）的觀點進行補充論證。

應該承認，主張《集韻》開口二等牙喉音有介音 j，會碰到麻煩，至少有三個問題難以回避，要堅持這個觀點，就要正面回答問題。

1. 根據表二十九，《集韻》一二等字作反切上字，很多出現在牙喉音開口二等韻裏，極少或不出現在開口牙喉音三四等韻裏，是否意味著開口二等牙喉音是洪音？

《廣韻》有 41 個二等韻，其中反切上字被《集韻》改動的開口牙喉音小韻有 143 個，分佈在除了去聲絳韻以外的 40 個二等韻裏。《集韻》改動《廣韻》開口牙喉音二等韻裏的反切上字的具體情況如下表：

表三十（單位：切次）

聲母 上字等	見	溪	疑	曉	匣	影	上字各等 的切次	占總切 次比率
一等	2	8	3	5	13	1	32	22.3%
二等	1	1	1	0	13	0	16	11%
普三	23	14	20	15	1	7	80	65.7%

重三	0	0	2	0	0	12	14	0. 7%
重四	1	0	0	0	0	0	1	
四等	0	0	0	0	0	0	0	
總切次	27	23	26	20	27	20	143	
上字是普三、重三字的比率	85. 2%	60. 9%	84. 6%	75%	3. 7%	95%		

從上表看出，重四字和純四等字作反切上字的比率接近零，可以肯定，重四字和純四等字不作牙喉音開口二等韻的反切上字。普三字和重三字大量的作牙喉音開口二等韻的反切上字，切次最多，占二等韻裏反切上字總切次的 65. 7%。

二等字作牙喉音開口二等韻的反切上字，有 16 次，占二等韻裏反切上字總切次的 11%，分佈如下：賈 1 次，克 1 次，雅 1 次，下 9 次，轄 4 次。匣母上字有 13 次，都是開口二等字。見溪疑母反切上字都跟普通三等反切上字同類：賈，舉下切。可，乞得切。雅，牛加切。

一等字作反切上字的比率為 22. 3%，比率不低，要具體分析。一等字作牙喉音開口二等韻反切的上字，各聲母情況不同，次數依次為：匣 13，溪 8，曉 5，疑 3，見 2，影 1。

先看匣母，《廣韻》匣母不跟三等韻拼切，《集韻》雖然有 7 個三等匣母小韻，可是匣母不跟三等韻拼切的大趨勢沒有變。因此，《集韻》不得不選擇三等韻以外的字作為匣母的反切上字，匣母四等字不作匣母二等韻的反切上字，自《切韻》就如此。《集韻》只能選擇匣母一等和二等字為反切上字。因此，匣母二等韻的反切上字幾乎都是一等字和二等字。

再看見母：反切上字用“各” 2 次。各，剛鶴切，剛，居朗切，故“各”與普通開口三等上字“居”同類。

然後看疑母，用了 3 個反切上字，“鄂”“吾”“五”各 1 次，都跟普通三等字同類，說明如下：

鄂，逆各切，逆，仡戟切，仡，魚乙切。故“鄂”與普通開口三等上字“逆”“魚”同類。

吾，訛胡切。五，阮古切。訛，吾禾切。阮，五遠切。“五”“吾”平上相承同聲類，跟普通合口三等上字“阮”同類。

再看曉母上字：虎 2 次，黑、郝、火各 1 次，除了虎、火外，黑、郝都跟普通三等字同類，說明如下：

郝，黑各切，黑，迄得切，迄，許訖切。“黑”“郝”跟普通開口三等上字“迄”“許”同類。

火，虎果切。虎，火五切。火、虎是合口一等上字。

影母只有一個“鄔”。汪，烏光切。烏、鄔，汪胡切。鄔又於五切。因此，烏、鄔跟普通開口三等上字“於”同類。

最後看溪母：溪母一等字作上字有 9 次，枯 1 次，口 8 次。

枯，空胡切，空，枯公切。枯是合口一等上字。

《集韻》“口”作反切上字，有 25 次，其中，作一等韻反切上字 9 次，作二等韻反切上字 10 次，作三等韻反切上字 5 次，作四等韻反切上字 1 次。《切韻》“口”字作反切上字 17 次，其中，作一等韻反切上字 5 次，作二等韻反切上字 10 次，作四等韻反切上字 2 次。《集韻》“口”作三等韻的反切上字，達 5 次，跟《廣韻》相比，如下：

	<u>《廣韻》</u>	<u>《集韻》</u>
止韻開三起小韻	墟裏切	口己切
語韻開三去小韻	羌舉切	口舉切
隱韻開三起小韻	丘謹切	口謹切
儼韻開三歛小韻	丘廠切	口廠切

範韻開三 小韻 丘犯切 口犯切

以上五個反切，都在普通開口三等韻，《廣韻》反切上字都用普三開口字，反切上字和下字開合等第一致，拼切很和諧。《集韻》只要把《廣韻》的反切上字換成三等上聲字就可以了，可是《集韻》採用的是上聲厚韻開口一等“口”字，只做到了反切上字和下字開合相同、發音部位相同，不能否認《集韻》作者改動這五個反切是經過考慮的，可是為什麼上字不改作跟下字同等的字？

翻檢《集韻》單字音表，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集韻》開口一等韻侯厚候牙喉音有細音化傾向，反切上字“口”，是個細音，有介音j。何以見得？

首先，屬於魚語韻開口三等牙喉音的反切上字跟屬於厚韻開口一等的反切上字互用，可以系聯：苟，舉後切；舉，苟許切。口，去厚切；去，口舉切。偶，語口切；語，偶舉切。歐（毆），於口切；（於字的上聲），歐許切。

而在《廣韻》裏，以上反切的上字卻儼然是兩組不同的聲類：

苟，古厚切；舉，居許切——古、舉不同類；
口，苦後切；去，羌舉切——苦、羌不同類；
偶，五口切；語，魚巨切——五、魚不同類；
歐，烏後切；（於），於許切——烏、於不同類。

其次，從四聲相承的角度看，厚韻牙喉音字作開口三等韻的反切上字，可以跟其他聲調的同聲母的開口三等反切上字相承。最突出的例子是魚語禦韻裏牙喉音反切上字的相承情況，厚韻反切下加橫線：

韻目	見	溪	疑	曉	影
魚韻	斤於	丘於	牛居	休居	衣虛
語韻	苟許	口舉	偶舉	喜語	歐許
禦韻	居禦	丘據	牛據	許禦	依據

反切上字“苟”跟“斤”“居”相承同類，“口”跟“丘”相承同類，“偶”跟“牛”相承同類，“歐”跟“衣”“依”相承同類。

開口三等韻之止志三韻也有類似情況：

韻目	見	溪	疑
之韻	居之	丘其	魚其
止韻	苟起	口己	偶起
至韻	居吏	去吏	魚記

第三，最有啟發性的例子是，侯厚候韻裏牙喉音反切上字跟尤有宥韻裏牙喉音反切上字有非常一致的趨勢。兩者反切上字同字的反切，下加橫線：

韻目	見	溪	疑	曉	影	
平聲	侯韻	居侯	墟侯	魚侯	呼侯	烏侯
	尤韻	居尤	祛尤	魚尤	虛尤	於求
上聲	厚韻	舉後	去厚	語口	許後	於口
	有韻	己有	去久	牛久	許九	於九
去聲	候韻	居候	丘候	牛遘	許候	於候
	宥韻	居又	丘救	牛救	許救	於求

去聲候韻反切上字居然跟宥韻反切上字完全一致！侯韻呼侯切的上字“呼”是合口一等字，烏侯切的上字“烏”跟開口三等上字“於”同類，此外，侯厚候韻裏其他反切的上字全

是開口三等字，只有承認侯厚候韻開口一等牙喉音跟尤有宥韻開口三等牙喉音有相同的介音 j，才能解釋這樣的反切現象。

總之，《集韻》開口牙喉音二等韻裏的開口一二等反切上字，除了匣母字外，大多數跟普通開口三等上字同類，個別跟合口一等和普通合口三等上字同類。《集韻》作牙喉音開口二等韻反切上字的，其實絕大多數是普通開口三等字、重紐開口三等或跟普通開口三等上字同類的開口一二等字。可以肯定的說，《集韻》絕大多數開口二等牙喉音有介音 j。

當然，反切上字是合口一等字的少數開口二等牙喉音反切仍然讀洪音，沒有介音 j，開口二等韻的匣母反切尚不能證明有介音 j。

2. 《集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帶有介音 j，怎樣解釋同韻二三等小韻的對立現象？

《廣韻》二三等共一韻的韻有麻馬禡和庚梗映陌 7 個韻。《廣韻》麻馬禡韻開口牙喉音小韻只有二等韻母，沒有三等韻母，《集韻》禡韻牙喉音增加了一個 小韻，企夜切，跟禡韻二等 小韻丘駕切對立。企夜切的上字“企”是重紐四等字，《韻鏡》把 字列在四等，因此， 小韻屬於重紐四等。禡韻重四企夜切和開口二等丘駕切的對立是介音的不同，前者是 i，後者是 j。

《廣韻》庚梗映陌四韻開口牙喉音對立的二、三等小韻有 10 對（匣母無三等字，不包括在內），《集韻》有 11 對，列舉如下，《集韻》二等小韻反切上字的開合、等跟三等小韻反切上字不一致者下面加橫線：

韻目	《廣韻》	《集韻》	《集韻》上字的開合、等
庚韻	二等庚，古行切	二等庚，居行切	開三
	三等驚，舉卿切	三等京，居卿切	開三
	二等坑，客庚切	二等坑，丘庚切	開三
	三等卿，去京切	三等卿，丘京切	開三
梗韻	二等梗，古杏切	二等梗，古杏切	合一
	三等警，居影切	三等景，舉影切	開三
	二等 ，烏猛切	二等 ，於杏切	開三
	三等影，於丙切	三等影，於境切	開三
映韻	二等更，古孟切	二等更，居孟切	開三
	三等敬，居慶切	三等敬，居慶切	開三
	二等櫻，於孟切	二等櫻，於孟切	開三
	三等映，於敬切	三等映，於慶切	開三
諍韻	二等鞭，五諍切	映韻二等鞭，魚孟切	開三
映韻	三等迎，魚敬切	三等迎，魚慶切	開三
陌韻	二等格，古伯切	二等格，各額切	開一
	三等戟，幾劇切	三等戟，訖逆切	開三
	二等客，苦格切	二等客，乞格切	開三
	三等隙，綺戟切	三等隙，乞逆切	開三

二等額，五陌切	二等額，鄂格切	開一
三等逆，宜戟切	三等逆，仡戟切	開三
二等赫，呼格切	二等赫，郝格切	開一
三等號，許郤切	三等號，迄逆切	開三

以上《集韻》11個開口二等牙喉音的反切，除了古杏切取自《廣韻》外，其他9個《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都做了改動。上字讀開口三等的有7個，居然都跟對立的開口三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相同，見母都用“居”作上字，溪母都用“丘”“乞”作上字，疑母都用“魚”作上字，影母都用“於”作上字。有3個開口二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不讀開口三等，讀開口一等。但是，實際上這3個讀開口一等的反切上字跟開口三等反切上字是一類，而且能夠跟與之對立的開口三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系聯為同一個聲類：

各額切的上字“各”，剛鶴切，剛，居郎切，各、居聲類相同。而訖逆切的上字“訖”，居乙切，因此，各、訖聲類相同。二等各額切的上字跟三等訖逆切的上字是同一個聲類，都是開口三等。

鄂格切的上字“鄂”，逆各切，而逆，仡戟切，因此，鄂、仡聲類相同。二等鄂格切的上字和三等仡戟切的上字是同一個聲類，都讀開口三等。

郝格切的上字“郝”，黑各切，黑，迄得切，郝、迄聲類相同。二等郝格切的上字和三等迄逆切的上字是同一個聲類，都讀開口三等。

《集韻》庚梗映陌四韻開口牙喉音二等小韻反切和三等小韻反切共11對，有10對上字同聲類，同是開口三等，這決非偶然，說明這兩類反切的下字介音相同，都是j。

如果庚梗映陌四韻二等牙喉音的介音跟同韻中三等韻母的介音相同，那麼這10對共處一韻的牙喉音小韻，由於彼此的主母音和韻尾相同，勢必同音。《集韻》把它們看作對立的小韻，依據的是《廣韻》的審音標準。在《廣韻》裏，同韻的二等牙喉音韻母和三等牙喉音韻母嚴格對立。

《集韻》時代，庚梗映陌四韻開口二等牙喉音有沒有可能跟三等開口牙喉音同音？如果沒有可能，為什麼《集韻》作者明知兩類牙喉音不同音，介音不同，卻還要把兩類牙喉音的反切上字改為一致？這就需要考察《集韻》時代前後梗攝開口二等牙喉音和開口三等牙喉音的語音關係。

應該指出的是，《集韻》庚韻二等字和耕韻二等字雖然分屬兩個不同的韻（舉平賅上去入），但在當時的實際語音裏，兩類字的韻母已經不分了，在《集韻》裏也得到了一些反映，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集韻》改動《廣韻》的反切來看。《集韻》把庚韻反切下字“庚”兩次改作耕韻反切下字“耕”：《廣韻》庚韻盲，武庚切，《集韻》改作眉耕切，跟耕韻薨，謨耕切同音。《廣韻》鎗，楚庚切，《集韻》改作楚耕切，跟耕韻琤，初耕切同音。《廣韻》諍韻鞭，五諍切，《集韻》改為魚孟切，改歸映韻。《集韻》對《廣韻》庚韻盲小韻、鎗小韻以及諍韻鞭小韻讀音的改動，在反映13世紀初北方話語音系統的韻書《五音集韻》裏，得到了體現：《五音集韻》鞭，五諍切，接受了《集韻》的讀音，並正式把《集韻》庚韻盲小韻和耕韻薨小韻合併為一個小韻——莫耕切薨小韻，把《集韻》庚韻鎗小韻和耕韻琤小韻合併為一個小韻——楚耕切琤小韻。

第二，從《集韻》對《廣韻》小韻的歸字來看，《廣韻》庚韻二等小韻的字，《集韻》歸入耕韻二等小韻，《廣韻》耕韻二等小韻的字，《集韻》歸入庚韻二等小韻（舉平賅上去入）。前者如，（此處原文有缺字），《廣韻》客庚切，在庚韻，《集韻》不歸在庚韻丘庚切小韻，卻改歸耕韻丘耕切小韻。《五音集韻》則把《集韻》的丘庚切小韻和丘耕切小韻合併為一個小韻——口莖切莖小韻。後者如《集韻》把《廣韻》麥韻胡麥切獲小韻“獲”“ ”“ ”三個字改入陌韻胡

陌切獲小韻，這三個字的讀音由《廣韻》的麥韻改讀陌韻。《五音集韻》很徹底地把《集韻》陌韻獲小韻和麥韻畫小韻合併為一個小韻——胡切嘆小韻。又如《廣韻》，驚迸切，在諍韻，《集韻》不歸在諍韻於迸切小韻，而改歸映韻於孟切小韻。《五音集韻》把《集韻》於迸切小韻併入一個小韻——於孟切澠小韻。

以上說明，《集韻》的庚韻二等字和耕韻二等字分屬兩個不同的韻（舉平賅上去入），沿襲了《廣韻》的韻母系統，根據的是《廣韻》的語音標準，而《集韻》改動《廣韻》這兩韻的反切和小韻歸字，則反映了當時的實際語音，根據的是時音標準。討論《集韻》庚梗映陌四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和開口三等牙喉音的語音關係，不能不把耕耿諍麥四個二等韻的開口牙喉音考慮在內。下麵是《廣韻》和《集韻》耕耿諍麥韻開口二等牙喉音的反切，《集韻》改動的反切，下加橫線：

韻目	《廣韻》	《集韻》	《集韻》上字的開合、等
耕韻	耕，古莖切	耕，古莖切	合一
	鏗，口莖切	錡， <u>丘耕切</u>	<u>開三</u>
	，五莖切	， <u>魚莖切</u>	<u>開三</u>
	甕，烏莖切	甕， <u>於莖切</u>	<u>開三</u>
	莖，戶耕切	莖， <u>何耕切</u>	<u>開一</u>
耿韻	耿，古幸切	耿，古幸切	合一
	幸，胡耿切	幸， <u>下耿切</u>	<u>開二</u>
諍韻	鞭，五諍切	（映韻）鞭， <u>魚孟切</u>	<u>開三</u>
	，驚迸切	， <u>於迸切</u>	<u>開三</u>
麥韻	隔，古核切	隔， <u>各核切</u>	<u>開一</u>
	磬，楷革切	磬， <u>克革切</u>	<u>開一</u>
	，五革切	， <u>逆革切</u>	<u>開三</u>
	戾，於革切	厄， <u>乙革切</u>	<u>重開三</u>
	覈，下革切	覈，下革切	<u>開二</u>

以上 14 個反切，除了古莖切、古幸切和下革切取自《廣韻》外，其他反切的上字《集韻》都有改動：6 個上字讀開三，1 個上字讀重開三，3 個上字改為開一，1 個上字改為開二。匣母不能跟三等韻結合，所以匣母的反切上字不能由三等字充當。除了匣母反切外，各核切的上字“各”，跟“居”同類，見前文；克革切的上字“克”，乞得切，克、乞聲類相同，這兩個開口一等的反切上字實際上跟開口三等上字同類，因此，《集韻》改動的耕耿諍麥韻牙喉音開口二等的反切上字，除了匣母反切上字外，都讀開三或重開三，跟庚梗映陌四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一樣，這四個韻的牙喉音開口二等字的介音也是 j。

梗攝牙喉音開口二等韻母跟三等韻母混淆，是十三、十四世紀的語音現象。根據楊耐思（1986）、竺家寧（1986）和寧忌浮（1997）的研究，在《古今韻會舉要》（1297 年）中，《廣韻》梗攝二等陽聲韻字，聲母是牙喉音的，跟聲母是唇音和舌齒音的分屬不同的字母韻，牙喉音二等字跟《廣韻》的梗攝牙喉音三四等字處於同一個字母韻，如庚、耕韻開口二等字庚、耕、鏗、阮、亨、莖、行跟清、青韻開口三四等字經、輕、馨同處經字母韻，梗、耿韻開口二等字梗、耿、杏、幸跟靜韻、迥韻開口三四等字頸、劉同處於劉字母韻，敬、諍韻開口二等字更、行跟勁、徑韻開口三四等字徑、輕、勁同處於勁字母韻，韻母都是 [Iəŋ]，在《蒙古字韻》裏，這個韻母是 [eiŋ]，《蒙古韻略》是 [jəiŋ]，雖然這個韻母的介音，研究者的構擬不同，但都是細音介音。

《中原音韻》庚青部裏，《廣韻》梗攝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除了亨、莖、甕三個字的韻母讀 [əŋ] 以外，其他字跟《廣韻》梗攝開口三四等牙喉音字一樣，韻母都讀 [iəŋ]，如庚更梗羹等字與京驚荊經涇等字同音，鏗坑等字跟卿傾等字同音，行衡等字跟形刑等字同音，

櫻鸚等字跟英嬰纓等字同音。梗攝入聲韻的情況較為複雜，《廣韻》陌麥開口二等牙喉音字，《中原音韻》派入皆來、車遮等韻部。派入皆來部的字，如格隔革貉等字跟解字同音，嚇字跟駭蟹同音，厄、客等字跟隘捩等字同音，韻母都讀[iaɪ]。客、額各有兩讀：一入皆來部，韻母讀[iaɪ]，一入車遮部，韻母讀[ie]，客字入皆來部跟楷字同音，入車遮部跟怯、篋等字同音，額字入皆來部跟隘同音，入車遮部跟夜業等字同音。總之，《廣韻》大多數梗攝開口二等牙喉音字，在《中原音韻》裏有介音 i。

《集韻》時代，梗攝牙喉音的開口二等韻母跟開口三等韻母合流，是有可能的。《集韻》在庚梗映陌四韻的分韻歸字上，嚴格按照《廣韻》的語音標準，牙喉音的開口二等小韻跟開口三等小韻對立，絲毫不混，但是，在改動這些小韻反切的上字時卻大膽反映北宋初期一項重要的音變現象，可以說，《集韻》的反切上字最早透露了漢語語音史梗攝開口二等牙喉音跟三等牙喉音合流的信息。

3. 如果開口二等牙喉音有介音 j，那麼開口一等牙喉音是否也同樣有介音 j？

《廣韻》有 36 個開口一等韻，除了等韻、闕韻、勘韻 3 個韻外，對於其他 33 個開口一等韻裏的 137 牙喉音小韻的反切上字，《集韻》都作了改動，請看表三十一：

表三十一（單位：切次）

聲母 上字的等	見	溪	疑	曉	匣	影	總切次	占總切次 比率
一等	6	13	2	5	15	4	45	32. 8%
二等	1	0	1	0	10	0	12	8. 8%
普三	20	12	16	15	1	11	75	58. 4%
重三	0	0	0	0	0	5	5	
重四	0	0	0	0	0	0	0	0
四等	0	0	0	0	0	0	0	
總切次	27	25	19	20	26	20	137	
上字是普 三、重三字 的比率	74%	48%	84. 2%	75%	3. 8%	80%		

上表說明，《集韻》開口牙喉音一等韻裏，普通開口三等字作反切上字，切次最多，占總切次的 58. 4%。而二等字作反切上字，除了匣母字以外，幾乎不作開口一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這跟《切韻》的情形一致。重四字和四等字不作開口一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

一等字作開口一等牙喉音反切的上字，占 32. 8%，比率不算小。但是，還要具體分析。

先看見母一等上字，有柯、剛、姑、葛、沽、穀 6 個，各 1 次。說明如下：

谷，古祿切，沽、姑，攻乎切。攻，古宗切。谷、沽、姑跟合口一等反切上字“古”同類。

柯，居何切，剛，居郎切，葛，居曷切。柯、剛、葛跟普通開口三等反切上字“居”同類。

這樣，開口一等韻裏真正的見母一等反切上字，實際上只有穀、沽、姑 3 個字 3 切次。

再看溪母一等上字，有口 6 次、可 2 次、枯 2 次、克 2 次、渴 1 次。說明如下：

口，去厚切。可，口我切。前文已經考證反切上字“口”跟普通開口三等反切上字同類。克，乞得切。乞，欺訖切。渴，丘葛切。口、可、克、渴跟普通開口三等上字同類。

枯，空胡切。空，枯公切。枯，一等合口字。這樣，真正的一等字作開口一等溪母反切的上字，實際上只有 1 個枯字 2 切次。也就是說，開口三等溪母字作開口一等韻的反切上字的比率要遠遠大於 48%。

疑母一等上字有吾、鄂 2 個 2 切次，前文已經論證“吾”跟普通合口三等上字同類，“鄂”跟普通開口三等上字同類。

影母一等上字有：遏 2 次、阿 1 次、鄔 1 次。

遏，阿葛切。阿，於河切。前文已論證“鄔”跟三等反切上字“於”同類。這樣，開口一等韻裏的影母反切上字都跟三等上字“於”同類。

最後看曉母一等上字：黑 2 次、虎 2 次、呼 1 次。前面已論證，“黑”跟普通開口三等上字同類。“虎”是合口一等反切上字。呼，荒胡切，荒，呼光切，“呼”是合口一等反切上字。這樣，開口一等韻裏真正的曉母一等反切上字，實際上只有虎、呼 2 個上字 3 切次。

總之，《集韻》牙喉音開口一等韻裏出現的反切上字，大多數是普通開口三等字和跟普通開口三等字同類的開口一等字，只有少數合口一等上字和匣母一二等上字。這跟牙喉音開口二等韻裏反切上字的分佈情形一致。開口二等韻牙喉音有介音 j，那麼，開口一等韻牙喉音也應該有介音 j。

跟開口二等牙喉音反切類似的現象是，一些一等韻裏開口牙喉音反切上字跟三等韻裏開口牙喉音反切上字一致，比如唐蕩宕鐸韻和陽養漾藥韻，下表兩類韻中上字同字的同聲母反切，下加橫線：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唐韻	陽韻	蕩韻	養韻	宕韻	漾韻	鐸韻	藥韻	
見	居郎	居良	舉朗	舉兩	居浪	居亮	剛鶴	訖約
溪	丘岡	墟羊	口朗	丘仰	口浪	丘亮	克各	乞約
疑	魚剛	魚殃	語朗	語兩	魚浪	魚向	逆各	逆約
曉	虛郎	虛良	許朗	許兩		許亮	黑各	迄卻
影	於郎	於良	倚朗	倚兩	於浪	於亮	遏鄂	乙卻

上表陽聲韻大多數同聲母的反切用同一個上字。同聲母的不同反切上字，都可以系聯，跟普通開口三等上字同類，見前文所論。

需要說明的是，反切上字是合口一等字的少數開口一等牙喉音反切仍然讀洪音，沒有介音 j。具體說來，那些用穀、沽、姑、枯、呼、虎等作反切上字的開口一等牙喉音反切不讀介音為 j 的細音。匣母反切不可能有三等反切上字，因此還不能證明《集韻》的匣母開口一等韻有介音 j。

綜上所述，《集韻》的介音有 0（零介音）、u-、j-、ju-、i-、iu- 六個，它們出現的語音環境如下表：

表三十二

韻母	一、二等韻			三等韻				四等韻	
	開口牙喉音 (匣母字和上字是合口一等字的少數反切除外)	其他		重紐三等		重紐四等			
開合口	開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擬音	j	0	u	j	ju	i	iu	i	iu

跟《切韻》（《廣韻》）相比，《集韻》的介音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突出的表現在三四等介音兩分，重三介音跟普三介音同類，重四介音跟純四等介音同類，開口一二等牙喉音（匣母字和上字是合口一等字的少數反切除外）有介音 j。可以肯定的說，《集韻》的介音系統反映了北宋當時的實際語音。

五、從改良反切看《集韻》的聲調狀況

《廣韻》聲調分平上去入四類，《集韻》沒有變化。雖然如此，語音史全濁上聲變去聲的現象，在《集韻》改動的反切上字中還是可以找到蛛絲馬跡的。反切的聲調取決於反切下字的聲調，從反切下字來看，《集韻》全濁上聲的反切跟《廣韻》一樣，仍讀全濁上聲。《集韻》改良反切，講究上字和下字聲調的和諧，觀察《集韻》上聲卷和去聲卷改動的全濁聲母反切上字的聲調情況，可以透視《集韻》時代全濁上聲變去聲的現象。

第一節說過，《集韻》上聲卷改良的反切的總數為882個，其中改《廣韻》非上聲上字為上聲上字的反切有518個，占上聲卷改良反切總數的58.7%。《集韻》平聲卷改《廣韻》非平聲上字為平聲上字的反切有661個，占平聲卷改良反切總數（1153個）的57.3%。上聲卷改動《廣韻》反切上字聲調的反切，雖然絕對數目少於平聲卷，但是改動《廣韻》反切上字聲調的徹底程度要比平聲卷高。可以說，《集韻》從改動《廣韻》反切上字聲調的角度改良反切，上聲卷要比平、去、入聲卷來得徹底。

《廣韻》全濁聲母有12個：並奉定澄群從邪崇俟船禪匣。《集韻》改動《廣韻》上聲卷全濁聲母反切有150個，有140個反切的上字改為上聲字，6個反切的上字改為平聲字，2個改為去聲字，2個改為入聲字。《集韻》上聲卷改動了41個全濁上聲反切上字，共136字次，統計如下：

並（20）：部13，婢2，簿2，並1，拌1，被1；

奉（6）：父5，奉1；

定（15）：杜8，待4，蕩2，動1；

澄（14）：丈9，柱3，重1，雉1；

群（15）：巨13，白1，窘1；

從（16）：在8，粗5，聚1，坐1，盡1；

邪（6）：象2，似2，緒1，序1；

崇（4）：仕2，士1，撰1。

禪（14）：上5，是4，豎3，甚1，善1。

匣（26）：下12，戶11，後1，亥1，很1。

《集韻》把《廣韻》上聲卷2個全濁聲母反切的上字改為去聲，可能有一定的原因，並不能說明這兩個反切當時已經變成去聲：

窶，《廣韻》其矩切，《集韻》改作郡羽切。郡，《廣韻》渠運切，《集韻》具運切，都讀去聲。羽，《廣韻》《集韻》王矩切又王遇切，有上、去兩讀。可能《集韻》作者把郡羽切的下字“羽”讀作去聲一音，為了求得反切上下字的拼切和諧，採用了一個去聲字“郡”作反切上字。

，*《廣韻》*床呂切，《集韻》改作狀所切。狀，《廣韻》鋤亮切，《集韻》助亮切，都讀去聲。《集韻》把《廣韻》床呂切改為壯所切的原因有二：

(1) *《廣韻》*語韻莊組有四個小韻反切：阻，側呂切，楚，創舉切，，床呂切，所，疏舉切。反切下字用了“呂”“舉”兩個，發音部位分別為半舌音和牙音，跟反切上字的發音部位不同。《集韻》改用齒音字“所”“阻”為切下字：阻，壯所切，楚，勑所切，，

狀所切，所，爽阻切。這樣反切下字就跟反切上字的發音部位一致；

(2) 我們發現，《集韻》語韻和禦韻的莊組和章組反切的上字有改用陽養漾韻字的趨勢，如禦韻莊組反切：莊助切，創據切，床據切；語韻章組反切：掌與切，敞呂切，賞呂切，上與切；禦韻章組反切：章恕切，昌據切，商暑切，常恕切。因此，《集韻》把《廣韻》疏舉切的上字“疏”改為上聲養韻字“爽”。《集韻》理應把《廣韻》的床呂切的上字“床”改為崇母上聲養韻字，可是《集韻》養韻崇母無字，於是只好改用去聲漾韻崇母字“狀”作上字；同理，《集韻》應該把《廣韻》的側呂切的上字“側”改為莊母上聲養韻字，可是《集韻》養韻沒有莊母字，所以只得改用去聲漾韻莊母字“壯”作上字。《集韻》養韻有初母字，為什麼不把《廣韻》創舉切的上字“創”改為養韻字？查《集韻》養韻楚兩切 小韻，所收12個字都為僻字，沒有一個字用作反切上字的。《集韻》為了避免用僻字，只得選用常用字“刱”作上字。

《集韻》把《廣韻》上聲卷絕大多數全濁聲母反切的上字改為全濁上聲字，而極少改用全濁去聲字，反切下字的聲調在反切上字得到了嚴格的體現，說明《集韻》的作者能夠分清絕大多數全濁上聲反切跟全濁去聲反切的區別。

下表展示《集韻》改動《廣韻》去聲卷全濁聲母反切上字聲調的情況：

表三十三（單位：字次）

上字改作平聲字	上字改作上聲字	上字改作去聲字	上字改作入聲字	上字改動總字次
47	21	13	3	84

可見，《集韻》改動《廣韻》去聲卷全濁聲母反切上字，改作平聲字的最多，改作上聲字的有21字次，占改動上字總數的25%，可分兩類：

(1) 反切上字有上、去兩讀，既作上聲卷反切的上字，又作去聲卷反切的上字，只有一個“下”字，有5個反切：下蓋切，下解切，下介切，下浪切，下邁切。按《集韻》“下”的匣母讀音有兩個：亥雅切又亥駕切。“下”作上聲卷反切的上字有12次，可以讀上聲亥雅切，“下”作去聲卷反切的上字有5次，可以讀去聲亥駕切，沒有透露全濁上聲變去聲的資訊。

(2) 全濁上聲字作去聲卷反切的上字，按照《集韻》改良反切追求反切上下字聲調一致的體例，這些上字反映了當時全濁上聲字變去聲的現象。共有16個反切，10個上字，如下：

上字的聲母和韻	《廣韻》反切	《集韻》反切
崇母絳韻	士絳切	仕巷切
崇母志韻	鉏吏切	仕吏切
崇母卦韻	士懈切	仕懈切
崇母夬韻	狃夬切	士邁切
崇母諫韻	士諫切	仕諫切
崇母效韻	士稍切	仕教切
崇母鑑韻	士 切	仕 切
匣母效韻	胡教切	後教切
匣母號韻	胡到切	後到切

匣母夬韻	下快切	戶快切
匣母禡韻	胡駕切	亥駕切
澄母絳韻	直絳切	丈絳切
群母至韻	具冀切	巨至切
奉母未韻	扶沸切	父沸切
定母代韻	徒耐切	待耐切
澄母線韻	直戀切	柱戀切

有意思的是，《廣韻》具冀切的上字“具”讀去聲，本來上下字就聲調和諧，但由於是遇韻合口字，跟開口下字“冀”開合不同，《集韻》將“具”改作開口字“巨”，跟下字“至”同屬開口三等，雖然照顧了上字的開合一致，聲調卻讀全濁上聲，說明《集韻》的作者改良這個反切時，確實把“巨”讀作全濁去聲了。

《廣韻》的下快切的上字“下”可以讀去聲胡駕切，上下字聲調本來一致，只是“下”是開口字，跟下字“快”開合不同，《集韻》把“下”改作合口字“戶”，上字就跟下字開合一致，但是“戶”本讀全濁上聲，《集韻》作者若要把這個反切看作和諧反切，就必須把“戶”字讀作去聲。

以上所列去聲卷10個全濁上聲的反切上字，《集韻》讀作去聲，在上聲卷作反切上字則讀作上聲，從字次多寡的對比可以判斷《集韻》作者實際的讀音傾向。

“仕”、“士”作上聲卷反切上字3次，作去聲卷反切上字7次，說明《集韻》作者傾向於把反切上字“仕”“士”讀作去聲。

“後”在去聲卷的字次比上聲卷多1次，說明《集韻》傾向於把“後”讀去聲。

上聲卷全濁上聲反切上字“巨”有13次，“戶”有11次，“丈”有9次，“父”有5次，“待”有4次，“柱”有3次，而這些字在去聲卷作上字僅各1次，說明《集韻》仍傾向於把這些上字讀作全濁上聲。

“亥”字作上字，在上聲卷和去聲卷各1次，讀上聲和讀去聲的可能各半。

《集韻》改動上聲卷和去聲卷的全濁反切上字，總的來看，雖然透露了當時全濁上聲變去聲的一些苗頭，但是大面積反映的仍是全濁上聲不變去聲。毫無疑問，《集韻》的聲調系統是沿襲《切韻》（《廣韻》）的，是存古的，但它是否體現北宋時期聲調的面貌呢？這就要搞清楚《集韻》時代前後全濁上變去在不同方言的表現。

語音史上全濁上聲變作去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經過了一個由少到多、新舊並存和新老交替、南北不同步的複雜的漸變歷程。全濁上聲變去聲，一般認為發生于中晚唐時期。初唐、中唐某些詩人用韻已經有全濁上聲字跟去聲字押韻的例子，但還不能肯定全濁上聲已變去聲，因為清上字也可以跟去聲字通押。但是，無論如何，中晚唐北方方言裏，全濁上聲字開始變作去聲。中唐詩人韓愈的《諱辯》提到“杜”（全濁上）與“度”同音，“雉”（全濁上）與“治”同音。慧琳《一切經音義》（810年）所反映的長安音裏，少數全濁上聲字讀去聲，如“道”讀徒到反等。晚唐李涪的方言全濁上變去，他的《刊誤》指出“很”“恨”不分，“辯”“弁”不分，“舅”“舊”不分，“皓”“號”不分（前字全濁上，後字全濁去）。晚唐五代《開蒙要訓》所反映的西北方音裏，一批全濁上聲字跟全濁去聲字互注，如“道”注“盜”的音，“慎”注“腎”的音等。敦煌變文的別字異文，不少全濁上字和全濁去字同音代替，如“事”代“仕”，“備”代“被”，“步”代“部”等。到了宋初，全濁

上變去成為北方方言很普遍的現象，五代宋初毋昭裔（934—965年）的《爾雅音圖》記錄了河中龍門音全濁上聲跟去聲不分的事實，北宋邵雍（1011—1077年）的《皇極經世聲音倡和圖》所記汴洛音全濁上也已經變去。但是，南方方言比北方方言保守得多，直到晚唐朱翱的反切裏，全濁上還沒有開始變去，遵循的還是《切韻》的聲調格局。《集韻》要成為南北文人審音的規範韻書，在聲調上就不能擺脫《切韻》（《廣韻》）的聲調格局而遷就某個北方方言。因此，《集韻》的聲調反映了北宋時期讀書音的聲調系統。

六、《集韻》改良反切說明了什麼？

《集韻》時代，是漢語語音史敏感而重要的時期，發生了許多不同於《廣韻》音系的語音變化，標準音的基礎也發生了轉移，漢語史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近代漢語。《集韻》是一部富有時代氣息的韻書，一方面為了加強它的權威性，非常重視它的繼承性，側重于存古，謹守《廣韻》206韻的辨類系統，在分韻歸字上很少脫離《廣韻》音系。另一方面，又有革新精神，在維持《廣韻》音系的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反映出跟《廣韻》不同的語音特點，改良反切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一方面，反切下字一般不改動《廣韻》206韻的韻母類別，另一方面，大規模、成系統地改動反切上字，既符合了音理要求，又大膽地傳達實際語音變化的資訊。《集韻》改良反切所依據的語音，既反映當時的口語變化，又帶有濃厚的書面語性質，可以定性為當時的讀書音，也就是當時的書面語標準音。

關於《集韻》音系的性質，流行著一種頗有影響的說法，認為《集韻》跟《廣韻》一樣，都是《切韻》系韻書。我們認為，這種說法忽視了《集韻》自身的特點。通過透視和過濾《集韻》的改良反切的語音資訊，我們可以看到《集韻》音系的一些特點。

首先，這個讀書音的聲母系統已經跟《廣韻》不同。《廣韻》唇音聲母不分重唇和輕唇，只有一套，《集韻》嚴格分為重唇聲母和輕唇聲母兩套。《廣韻》舌頭音和舌上音聲母總體上兩分，但是有不少類隔切，王力（1985）就認為《切韻》的端系聲母與知系聲母不分。《集韻》端系和知系兩類聲母嚴格對立。《廣韻》船母和禪母分得很清楚，《集韻》雖然大體上分，但是混淆得很嚴重。白滌洲（1931）就把《集韻》的船母和禪母合為一類。

其次，這個讀書音的開合系統跟《廣韻》一致。拙作《論〈集韻〉折合字音的雙重語音標準》（1998）指出，《集韻》審音歸字，折合不同來源的異讀，有兩個語音標準，一個是《廣韻》的語音標準，另一個是時音標準。請看參考論文二。落實到開合小韻歸字，《集韻》根據的是兩套開合系統，一套是跟《廣韻》一致的讀書音開合系統，另一套是反映北宋口語變化的開合系統，跟《廣韻》不一致。這兩套開合系統在具體歸置小韻時發生了疊置，容納在《廣韻》的分韻格局裏。《集韻》改良反切的上字所反映的開合，跟《廣韻》的開合一致。

第三，這個讀書音的介音系統跟《廣韻》大不相同，跟《廣韻》的介音沒有傳承關係，而跟二百多年前慧琳所記的長安音有直接的發展關係。《集韻》反切上字反映的介音資訊很重要，它使我們更加清楚的認識到《集韻》的語音標準有兩個，一個是《廣韻》標準，一個是時音標準，這個時音，從介音格局看，主要是以跟晚唐長安音有繼承關係的北宋汴洛音為基礎的口語標準音，此外，還含有其他方音成分。這個讀書音——書面語標準音，跟口語標準音有密切關係，有同有異，兩者的介音系統是一致的。

第四，這個讀書音的聲調系統跟《廣韻》一致。

總之，《集韻》反切上字所反映的北宋讀書音，跟《廣韻》音系有同有異。這說明，《切韻》所代表的六朝以來的標準音，到了《集韻》，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了的書面語標準音，成為《集韻》審音定韻的重要依據。

(正文中有一些難字、僻字，未及逐一造字填充，形成了空格，深表歉意。)

主要參考文獻和引用書目

- 白濂洲 1931, 《集韻》聲類考,《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3本2分。
- 阪井健一 1975,《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日本汲古書院。
- 曹憲(隋).1984.博雅音.《廣雅疏證》所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陳亞川 1981,《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中國語文》第2期。
- 儲泰松.1996a.鳩摩羅什譯音研究(聲母部分).語言研究(增刊)。
- 1996b.施護譯音研究.薪火集:p340-364.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1998.鳩摩羅什譯音的聲母系統.語言研究(增刊)。
- 2005.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董達武 1990,《爾雅》音注記略,《語文論叢》第四輯,96—9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
- 董忠司.1978.顏師古所作音切研究.臺北:臺灣政治大學博士論文。
- 1994.董鍾兩家顏師古音系的比較.臺灣語文學報(1):p1-20。
- 丁度等1039,《集韻》十卷,①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②南宋重刻本,中華書局1989年。
- 丁 鋒 1995,《博雅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05.慧琳改訂玄應反切聲類考.音史新論:p78-88.北京:學苑出版社。
- 2010,《《如斯齋漢語史叢稿》》,貴州大學出版社。
- 範新幹.2002.東晉劉昌宗音研究.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
- 馮 蒸.1994.《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宋初非敷奉三母合流——兼論《音圖》微母的演化.語言研究(增刊)。
- 2005.《爾雅音圖》與《爾雅音釋》注音異同說略.音史新論:p101-175.北京:學苑出版社。
- 高田時雄.1988.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日本:日本創文社刊行。
- 2005.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
- 顧野王(梁).543/1985.原本玉篇殘卷.北京:中華書局。
- 顧野王、陳彭年.(宋).1008/1987.大廣益會玉篇(附索引).北京:中華書局黃涇伯 1931,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史語所專刊之六。
- 黃涇伯.1931/1993.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臺北:史語所集刊。
- 1998.唐代關中方音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黃典誠 1989,曹憲《博雅音》研究,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知識出版社。
- 黃仁煊.2005.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黃笑山.1995.《切韻》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臺北:文津出版社。
- 黃 焯.1980.經典釋文匯校.北京:中華書局。
- 慧 琳、希 麟(唐遼).1986.正續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簡啟賢.2002.呂忱《字林》音注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蔣希文 1999,徐邈音切研究,貴州教育出版社。
- 林英津1985,《集韻之體例及音韻系統中的幾個問題》,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 劉廣和.1984.唐代八世紀長安音聲紐.語文研究(8)。
- 1991.東晉譯經對音的晉語聲母系統.語言研究(增刊)。
- 1994.《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語言研究(增刊)。
- 劉新華.2012.原本《玉篇》殘卷、《篆隸萬象名義》和《大廣益會玉篇》異讀字之比較研究.2012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論文.張渭毅指導。
- 劉燕文.1998.敦煌寫本《字寶》、《開蒙要訓》、《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異文.語苑擷英.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龍宇純1986,從《集韻》反切看切韻系韻書反映的中古音,臺灣中研院史語所集刊57本第一分。
- 李 榮1956,《切韻音系》,科學出版社,北京。

- 林平和. 1972. 呂靜《韻集》研究. 臺北:臺灣嘉新水泥公司出版。
- 魯國堯1994, 盧宗邁切韻法述評, 《魯國堯自選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 1996, 從宋代學術史考察《廣韻》、《集韻》時距之近的問題, 《語言研究》增刊。
- 陸志韋. 1946/1988. 記邵雍《皇極經世》的天聲地音. 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韻論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
- 羅常培1931, 知微澄娘音值考,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 中華書局1963年。
-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 1933年初版, 科學出版社1961年重印。
- 麥 耘1995a, 論重紐及《切韻》的介音系統, 《音韻與方言研究》,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5b, 韻圖的介音系統及重紐在《切韻》後的演變, 《音韻與方言研究》, 廣東人民出版社。
- 甯忌浮1985, 《中原音韻表稿》, 吉林文史出版社。
- 1992, 《校訂五音集韻》, 中華書局。
- 1997, 《〈古今韻會舉要〉及其相關韻書》, 中華書局。
- 梅 廣. 1963. 從朱翱反切看中古晚期音韻.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輝球. 1991. 《爾雅》郭璞注的反切(上). 湘潭大學學報(4): p111-115.
1993. 《爾雅》郭璞注的反切(下), 湘潭大學學報(2): p112-117, 126.
- 平山久雄(1993), 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倡和圖的音韻體系,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0, 左49—107頁。
- 平田昌司1996, 《廣韻》與《集韻》——科舉制度與漢語史第五, 《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 邱榮錫1974, 《集韻研究》, 臺北影印稿本。
- 孫玉文. 1993. 李賢《後漢書》音注的音系研究: 上下. 湖北大學學報(5)(6)。
- 邵榮芬1963, 敦煌俗文學中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 《中國語文》第3期。
- 1964, 《五經文字》的直音和反切, 《中國語文》第3期。
- 1981, 《晉書音義》反切的語音系統, 《語言研究》創刊號。
- 1982, 《切韻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95a, 《集韻》的開合與洪細, 《慶祝呂叔湘先生九十華誕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 1995b, 《經典釋文》音系, 臺灣學海出版社。
- 1997, 《集韻》音系簡論, 《邵榮芬音韻學論集》, 首都師大出版社。
- 辻本春彥 1986, 《〈廣韻〉切韻譜》, 均社單刊第二種, 均社發行。
- 施向東 1983, 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 《語言研究》第1期。
- 1999, 鳩摩羅什譯經與後秦長安音, 《芝蘭集》, 203—217頁,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王 力 1957, 《漢語史稿》上冊, 中華書局。
- 1982, 朱翱反切考, 《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冊, 212—256頁, 中華書局。
- 1985, 《漢語語音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嚴學宥. 1943/1997. 小徐本說文反切之音系. 嚴學宥民族研究論文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0. 廣韻導讀. 成都:巴蜀書社。
- 游尚功. 1988. 司馬貞《史記索隱》聲類. 貴州大學學報(1)
- 尾崎雄二郎 1962, 反切か見た《集韻》の問題点, 《東方學》第二十四輯。
- 西上勝 1982, 《集韻》反切用字法上の一特征, 《中國語學》229期。
- 謝美齡 1990, 慧琳反切中的重紐問題(上、下), 臺灣《大陸雜誌》第81卷第1期、第2期。
- 許寶華、潘悟雲 1994, 論二等, 《音韻學研究》第三輯, 中華書局。
- 嚴學宥 1943, 小徐本說文反切之音系, 《嚴學宥民族研究論文集》, 1—59頁, 民族出版社 1997年。
- 楊 軍 1995, 《集韻》見、溪、疑、影、曉反切上字的分用, 《貴州師大學報》第二期。
- 楊耐思 1981, 《中原音韻音系》,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86, 近代漢語“京”、“經”等韻類分合考, 《音韻學研究》第二輯, 中華書局。
- 楊雪麗 1989, 外部調和與內部沉積——《集韻》反切上字的特點, 《古漢語研究》增刊。

- 應裕康 1960,《廣韻》《集韻》切語上字異同考,臺北《師大國文研究所要刊》4號。
- 俞敏 1984,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收入《俞敏語言學論文集》,1—62頁,商務印書館 1999年。
- 尉遲治平.1982.周隋長安方音初探.《語言研究》(2):p18-33.
- 1984.周隋長安方音再探.《語言研究》(2).
- 張福平 1996,天息災譯著的梵漢對音研究與宋初語音系統,《薪火集》,264—339頁,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 張慧美 1988,朱翱反切中的重紐問題,臺灣《大陸雜誌》第76卷第4期。
- 1990,朱翱反切新考之導論與結語,臺灣《建國學報》第9期。
- 張潔 1998,《文選》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語言研究》。
- 1999.《音決》聲母考.古漢語研究(4):p53-57.
- 2005.再論輕重唇音的分化.音史新論:p261-265.北京:學苑出版社.張渭毅1994,朱翱反切的開合系統,《語言研究》增刊。
- 1996,《集韻》刪併字音體例的重新認識,《語言研究》增刊。
- 1998a,論《集韻》折合字音的雙重語音標準,《語言研究》增刊。
- 1998b,賈昌朝《群經音辨》改良反切的嘗試及其對《集韻》的影響——《群經音辨》研究之一,《語苑擲英——慶祝唐作藩先生七十壽辰學術論文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1999a,《集韻》異讀研究,《中國語言學論叢》第二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1999b,《集韻》研究概說,《語言研究》第二期。
- 2001a,論《群經音辨》對《集韻》的影響,《語言學論叢》第23輯,商務印書館。
- 2001b,《〈集韻〉重紐的特點》,《中國語文》第3期。
- 2003,《魏晉至元代重紐的南北區別和標準音的轉變》,《語言學論叢》第27輯,商務印書館。
- 2006a.1950年——2004年國內中古音研究綜述.音韻論集:p358-408.北京:中華書局.
- 2006b.論採用“散點多線式”框架構建和描寫漢語語音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3).王寧主編:p263-301.北京:商務印書館.
- 2006c.中古音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2011b.論中古音分期問題——為何九盈教授八十華誕而作.《漢聲——漢語音韻學的繼承與創新》上冊:p159-210.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趙元任 1941,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7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五卷第三、第四分合刊, pp203-233。
- 周法高 1948, 玄應反切考,《中國語言學論文集》,聯經出版社 1975年。
- 周祖謨 1936,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上冊,中華書局 1981年據 1966年版重印。
- 1942, 宋代汴洛語音考,《問學集》下冊,中華書局 1981年據 1966年版重印。
- 1988, 魏晉音與齊梁音,《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 周祖庠 1994, 原本玉篇零卷音韻,貴州教育出版社。
- 鐘兆華 1982, 顏師古反切考略,古漢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出版社。
- 鄭榮芝. 1998. 唐人盧藏用音切研究. 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p147-163. 北京:中華書局.
- 竺家寧 1986,《古今韻會舉要的語音系統》,臺灣學生書局。
- 佐佐木猛 2000,《〈集韻〉切韻譜》,日本中國書店。
- Csongor B. 1960, *Some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Script From Tunhuang*, AOH, X. 98-140, 1960.
- Pulleyblank, E.G. (蒲立本 1970-71) *Late Middle Chinese*, Asia Major 15, pp197-239; and Asia Major 16, pp121-168.
-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Vancouver.
- W. Souh Coblin (柯蔚南) 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 University Of Iowa, 1991.
- 1994,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7, University Of Iowa, 1994.